西堂集

十

墓誌銘

共十四

西堂先生集墓誌銘卷之三目錄

西堂先生集墓誌銘卷之三

尹秀才墓誌銘

尹君敬夏哭其子衡國旣久而悲愈甚嗚呼哭子而哀父母之心也子之才也愈不能忘亦父母之心也雖然命之不齊也久矣不以才而多與之年君其如之何哉衡國生而頴悟甫能語長者教以父天母地之義他日問父焉仰而指天問母焉俯而指地於書讀不數遍輙成誦父慮其不致熟也多增其行數其誦如前踰十歲閱邸報能久不忘其日其官有其事某政某甲除某職有問應之如響以至邉遠殘堡人

所不記輒能記又明於士大夫氏族系譜其爲其裔
其貫其鄕雖支泒之繁庶綿遠者一無所遺鄭正言
光啓其從叔也熟於國朝世譜驚以爲不可及然以
其輕脫頗易於言後因事感悟名其居曰守口自是
驟變氣質務爲安重其題夏景有曰田翁叱犢去風
送麥花香余每愛誦以爲減唐人語嘗自言其志縛
茅溪山間使塵囂不接於耳優遊了此一生豈非世
間大快事人趄夭閼之徵或在於是眉淸目朗精采
勃勃如秋後鶻性高亢見人有不可於其意未嘗與
之言以故雖其爲父兄者亦未敢以非理見病旣久

見父母憂夜不就寢亟以為請曰苟積悴成恙繄兒不孝之罪其沒以庚戌六月八日距其生壬辰為十九寒暑矣尹氏籍漆原俱出于東北面都指揮松磾曾祖諱叙績戶曹正郎祖諱志益司導寺僉正母綾城具氏平安兵使鳳昌女八月權葬于楊州新寺洞坐戌之原妻平山申氏統制使翊夏女無育將待其弟之有子也而為之子重可哀也銘曰

使鸞羽而中鎩不如其毈也麟之墮而旋牿無寧其殨也積哀祗以自病惟不齊者命也

外曾王考沈公墓誌銘

惟我外曾王考沈公諱檍字子直系出青城伯德符其後有諱連源相明宗没而配享廟庭贈謚忠惠生諱鋼國舅青陵府院君謚翼孝生諱義謙司憲府大司憲青陽君生諱俺玉果縣監出後伯父温陽公諱仁謙生諱光世議政府舍人娶昌原黃氏判書諱慎女是為公考妣公始仕為司饔叅奉歷安奇道察訪尚衣院直長廣興倉主簿掌隷院司議翊衛司司禦宗廟令社稷令司宰監僉正漢城府庶尹所莅皆有能職名外邑則歙谷錦山高陽果川民多立石紀績始尹鐫與人爭山而踈言方搆訟義不敢就職鐫方

有威名朝廷飭京兆擇剛明官往覈其訟鐫取大松
根數十環壙而埋之揭言此皆其所養為彼所斫去
公周視命取鍬鍤掘出之皆新埋者也鐫大慙沮不
敢復訟天性儉素不衣裘帛雖外衣常用木綿布喜
施與不問家有無見貧瘠者救之唯力所及以故所
周活甚多尤尚敦睦無論戚疎苟遭喪不能舉為治
辦無所惜家有南庄每穀艘至求者旁午畧無所靳
一時而散乃至家無餘蓄氣度峻嚴雖子孫見愛者
亦不敢在前教宕辛酉陞通政除僉知中樞府事壬
戌十二月十七日終于正寢春秋八十一葬于坡州

牛浪谷負辛之原夫人昌原黃氏進士諱有詹女生
庚子卒癸巳享年五十四葬附公墓有一男一女男
若漢早夭贈左贊成女適士人趙持衡側出四男七
女男若津僉知若涉學官若淳僉使若淑女適引儀
趙尚廉府使李宇柱出身趙萬載李久栢宋奎錫李
商沃尹濤贊成一男一女男濡文科弘文館應教贈
領議政女適參判李徵明應教有三男二女男長齊
賢府使有重望竟不芽次壽賢文科議政府領議政
次景賢進士女適士人金象衎李喜春參判有二男
一女男長德壽文科吏曹判書大提學次德海進士

早夭女適正郎沈鳳儀趙持衡一男一女男命德早
夭女適大司諫李世勉有四男二女男宜行縣監宜
衍郡守宜術宜衡女適尹碩教文科正字韓師百進
士己酉累贈公議政府左賛成德壽幼而隨母屢省
公尚能記公顔貎而言行則不之詳也今議政公長
胤叅議鎬乃以公墓文見屬一門長老皆已淪喪無
從徵公事謹攄府使公所嘗錄藏及得於家庭者以
為公幽堂之誌云銘曰
處身則儉在人能施古人所難公則行之宜其有後
俾昌俾熾坡山西麓降䰟攸悶外孫作銘敢告勿毁

從叔承旨君墓誌銘

君諱德孚字達卿李氏貫湖西之全義縣太師棹佐
麗祖有功自是簪組相繼至我世宗朝孝靖公貞幹
以孝贈秩宣廟朝清江公濟臣以文武全才著稱歷
四世有諱萬雄官黃海道觀察使贈吏曹判書有重
望於世生二子長曰京畿觀察使贈吏曹判書諱徵
明次曰知中樞府事贈左贊成諱徵夏娶延日鄭氏
處士普衍女君之考妣也君年十三而鄭夫人病篤
君封指進血及居憂毀瘠骨立見者哀傷焉及長長
身潔白幹局絕人辛丑登司馬癸卯擢文科庭試乙

巳除侍講院說書陞典籍歷兵曹佐郎司諫院正言
司憲府持平遞知製教出為京畿都事廟薦廣州府
尹靳黜丙午監稷山縣翌年除持平曰筵臣言仍任
又除侍講院文學薦授弘文館修撰丁未遭資成公
憂既闋服連除校理薦擬東萊府使又靳黜書進宣
懿王后碑額陞通政階除兵曹參知同副承旨辛亥
乞養除安東府使年飢盡心營賑全活甚衆民有一
事再訟者雖簿牒雲委能盡摘發人服其神明崇儒
勸學設施有方文風蔚興癸丑遞歸至七月二十日
病終于家得年五十九葬于楊根北彌沙川 坐之

原君長於吏事剖決如流善料事成敗賛成公嘗曰
吾伯氏善斷雖古人無以過而此兒酷肖吾兄云然
性頗剛急不能容人之過又不能與世俯仰以是當
路無肯汲引者君亦謝跡不一造公卿門其名位蹭
蹬職此之由固君所自致亦奚恨哉君工騈儷往往
精妙出人意表其詩取法放翁善能模寫人情物態
通解篆法繪事晩皆屛去曰此於身心有損無益與
崔斯文尚健及申校理晳兄弟友道甚厚其在外任
必存問其妻子不以生死有間初娶潘南朴氏司憲
府持平泰維女無育後娶清州韓氏郡守起愈女生

三男長元培早夭次益培得培余與君少同嬉戲中同筆硏晩同仕宦盖未嘗一日而離也今君死已六年余獨不才冐升倀倀如無燭夜行永懷疇昔安可復得益培求為君墓誌執筆太息而為之銘曰

天畀爾奇鋒厲猋馳位列大夫視材即卑吾行迷方念爾為悲茫茫九原𡔷莫起之

趙孺人墓誌銘

從侄益培自爲其亡婦趙氏狀丐余為墓銘余曰若婦行應銘銘吾奚若蘄孺人判書正萬之孫大司憲明翼之女而府使李公賀朝外孫也生而婉順貞潔

判書公嘗得痢甚苦孺人方患疹忘其身之痛也而
唯判書公之憂每從傍人叩其症勢之加減十五歸
李氏婦道甚修舅姑皆愛之不唯舅姑愛之親黨曁
僕御交口稱其賢性儉素不喜華靡口未嘗言人過
嘗有一家婦人自宴會歸歷擧座客之短孺人不悅
曰人之短吾之鑑矣斯之務其輔相君子能以義不
墮燕私舅承旨君每曰仲婦所使婢無非至蠢而同
居十年未嘗聞詬叱之聲此年少婦人所宜取法者
癸丑孺人遘癘未起而遭承旨君喪哭擗踰制病遂
頓種竟以九月二日告終得年纔二十三葬于楊根

业承吉君墓右嘗擧一子痘化竟無子重可哀也承

吉君名德孚銘曰

春華婥妁而方數奄雪霜之交零惟日遠而日忘尚

徵則於斯銘

領議政艮齋崔公墓誌銘

上即位之五年戊申逆賊麟佐等連結中外蓄謀俟

釁三月遂襲陷清州殺帥臣分兵趍京城王師逆擊

擒之幷誅諸賊如法先是原任領議政艮齋崔公致

仕退居於龍仁之魚肥谷得賊謀夜控一款段馳四

舍天明詣闕告上教曰平常無事時灰心世路值國

有變亂乃能力疾勇赴嘉歎者久之及勘勳上欲策
公元功公懇辭不已上不得已旣循公志而特書一
縧扶鼎四大字命有司旌公閭公歸沁洲作睡雲之
詩以見志後赴敬純大妣喪又赴孝章世子喪又赴
長陵遷葬每赴上眷待絶異諸臣癸丑冬出海居龍
山江上扁其堂曰蚕窩而書狐死首立葉落歸根八
字於壁甲寅臘月晦日命家人掃室正席澡體易服
至乙卯正月初一日忽口號書蹠有云小筭終城即
得必死之疾春蚕到死縧方盡者臣之謂矣曰屏婦
女恬然而逝春秋八十六前一旬有大星隕於家園

光芒昱昱未就襲異香蟠室經日不散噫亦異矣傳
批史官回陳公已逝上降備忘數百言俾更宣諭曰
咨予躬往又教曰黃耇已逝予將何依士於知友猶
宜成其美予於元老許以知心則徒思寵耀不念成
美之道乎勿用大臣例以奉朝賀祿限三年繼給令
太常不待狀贈謚并賜東園秘器以其三月歸葬于
陽城賀畓谷丑坐之原上嘗與諸臣論及公曰雖以
古之名臣論之首尾進退之完全未有如崔奉朝賀
者嗚呼豈獨進退之完全哉其受知於上亦未見能
及公者也公諱奎瑞字文叔其先海州人文憲公冲

文清公滋忠憲公有淪相繼光于麗史入本朝副提
學萬理以文學清白爲顯陵朝名臣孤竹公慶昌又
以文武全材著名穆陵朝二傳而有諱振海官安山
郡守有二子曰砥平縣監諱碩儒司導寺正諱碩英
公寺正公之子也子於砥平公生而神氣秀朗五歲
就學文理驟進隣家有栗傍枝過墻實落庭畔公使
僕收還其家長者甚異之十一歲已能出入黌舍名
稱籍甚己酉中司馬甲寅丁外憂庚申除永禧殿叅
奉旋擢別試文科辛酉除權知承文院副正字兼實
錄郎冬遭內艱甲子除承文院副正字移承政院注

書陞成均館典籍轉司憲府持平論江華留守尹堦營私病民又嘗坐府杖治宦豎横恣者自是宦官値公於道多引身避匿遁拜司諫院正言時有西北人通清之議公疏言立賢無方誠不可以遐遠而遺之然臺閣異於他職當觀人望不可只以西北之故勒令充擬有若奉承傳者又論掌令楊顥望輕淺側媚不合臺省遆為兵書佐郎陞正郎出為楊口縣監舊例他部所納田稅皆以材才分定於民有剩悉歸之家公既減其數而又以其贏為官用丙寅薦拜弘文館修撰移吏曹佐郎兼中學教授校書館校理承命

廉問三甲未復命除司諫院獻納陞吏曹正郎由校理復為獻納時懷尼之鬨方殷而羅掌令良佐為尹美村陳疏見竄公疏救曰語逼其父而反咎其子之私痛公議其師而欲禁門生之伸辨此常情之所甚惡而論議之所以益激上以駭然為批而時議亦甚惡之除成均館直講選知製教移議政府檢詳陞宗簿寺正又移弘文館副應教曰講易明夷公進曰晦明非滅明不宜全尚其明之意近者待臣僚言語率多過激殊非含容之道又言金萬重以暗昧事誣大臣李濟民秉機迎合宜有罪仍及備忘之過中反

覆開陳上感悅卽令改下除司諫院司諫曰嫌避冬以寶冊都廳勞陞通政階拜户曹參議又除兵曹參議移承政院同副承旨又移大司諫夏求外補楊州牧使曰事罷叙拜成均館大司成己巳復除大司諫請收中批擢三臣且罷内獄曰用人殺人當徇國人之公言今者擧措不幸近於唐家之墨勅漢室之北寺上欲驟定元子名號威氣以待諸臣有不從吾言者納官退去之教公進曰見今聖上春秋鼎盛王子之生亦數月矣正宮若終無螽斯之慶則國本不期定而自定矣國之大事唯當從容延訪奈何以官爵

脅持過數日公復申前說曰所謂定國本者或以無
嗣或以擇賢而今則人心屬望只在一王子遲待數
年雖不能行問安視膳亦且稍習於言語拜跪之節
然後始議未晩必欲汲汲行之誠不曉聖意所在上
幷不省有柳緯韓者以元子定號事搆揑會議諸臣
公尋箄見遞旋拜右副承旨丁寺正公憂壬申除淸
州牧使未赴而遞甲戌更化公首拜刑曹叅議未肅
命除全羅道觀察使視事半載南民有三開之謠言
簿牒開工役開妓樂開也狀陳折受弊請行革罷訪
道內有孝行人致食物內遷弘文館副提學因講大

學衍義至隋煬帝事公既以暴殄天物為戒而又進
曰人主苟不於一念危微常加省察則易致漸染而
流入於荒淫之域侈心一萌而不能制則既有苑囿
思所以廣之苑囿廣矣必欲為池沼池沼成矣思欲
象海中神山既有山矣思有臺觀之勝宮樹春夏雖
榮而秋冬不能然則必思四時長春此乃一脉侈心
節次推去不自知其入於荒淫之域由不能省察於
危微之際其害至此聖明所宜警省上稱善久之筵
臣陳節以制度之義公曰節用而後可以不傷財不
傷財而後可以不害民節用之先於愛人也以此不

能節用而耗府庫之財則必至取給於民雖有愛人之心而無其實經傳之訓其旨深矣講訖公復申折受之獘曰凡言守令之善治必以民不見吏為目堂堂聖朝分遣虎而冠者奪取窮民口中之食勿論鷄犬之不得寧其於事體何如哉移拜吏曹參議兼承文院備邊司副提調皆極遴也遞拜禮曹參議大司成夏陞秩拜江華留守修築堤堰設墪臺石門改倉庫間架之制刱各堡將試才陞差之規島民大懽悅拜司憲府大司憲旋仍舊任俄拜吏曹參判兼同知成均館同知義禁府事丁丑又兼同知經筵同知春

秋館事宣恵廳堂上時以世子冊封有奏請中朝事
不諧上怒命罷使臣之職更極擇以送公遂膺副价
之命蹢適本職除禮曹叅判行至山海關見収稅官
榜文中擧國王二字公即送言以爲主上在數千里
外安知行中事而榜文乃如此吾屬義不可往叅宴
享稅官驚曰吾過矣吾過矣毁其榜而遣通官摧謝
奏事既見格或欲行厚賂公嚴塞之而席藁館門以
需命通官感其誠告于閣老伊桑阿事以克成公嘗
曰忠信之行乎蠻貊聖訓豈虛也哉復命陞嘉義賜
奴婢田結除副提學都承旨遆爲同知中樞府事兼

世子右副賓客都摠府副摠管又除兵曹參判戊寅
擢拜刑曹判書移禮曹判書又移左參贊兼司譯院
提調弘文館提學知義禁府事己卯端宗祔廟禮成
公以都監提調陞正憲階兼知經筵三月以沐浴乞
暇遂大歸龍仁時年五十矣連拜漢城府判尹大司
憲又除兩館大提學知春秋館成均館事皆不至庚
辰除吏曹判書屢疏祈免上既下備忘切責而筵教
又至嚴公惶恐入京謝恩仍行大政即留疏徑歸上
復下嚴旨命削黜諸臣相繼救解而不能得敘拜禮
曹判書尚衣院提調公進至果川陳疏乞遞不許辛

巳特教遆本職秋坤宮昇遐公以大司憲奔哭外班
成服而歸拜刑書判書兼守禦使典設歸厚署提調
丙戌筵臣引古例請令公將母上來公再陳辭疏又
承嚴批丁亥丁本生妣金夫人憂己丑拜開城留守
仍有節使命因筵臣陳竇病見遆冬上候久違豫藥
院移設公進至城外以爲承候計辛卯陞除判義禁
府事再疏乞遆優批不許除判敦寧府事工禮書判
書癸巳又曰上候違豫入京己亥入耆社又以上候
添重進詣城外持平金民澤疏詆公目以進退無據
且誣不赴國恤上入其言特令罷職不叙叙拜弘文

館提學庚子又以上候添重再詣城外六月肅宗大
王昇遐公力疾赴哭於外班受服後即還魚谷辛丑
冬進拜議政府左議政兼御營都提調公上疏辭職
景廟賜批曰卿之才德允合輔弼予志已定公議僉
同何用控辭以孤至意兼史局摠裁官及藥院都提
調上遣承旨以手札宣召公以前後處義不敢有異
爲對仍席藁庭中露處屢日上聞之復遣史官諭以
勿待罪癸卯陞領議政兼扈衛大將又兼社稷訓局
禁衛軍資都提調公屢疏懇辭曰乞休致不許甲辰
復陳情引皇朝薛瑄謝病歸鄉事請守自廢之義八

月聞景宗大王昇遐奔哭闕下上再遣承宣諭令入来公終不承命既受服出次門外上又再三諭意公始悉陳前後情勢上聞公欲歸復遣承旨勉留畧曰卿之不欲造朝盖以不赴兩朝之名耳此意予豈不知而當此新遭大喪國勢艱虞元老入来兩朝陟降之靈庶可以少慰而小子罔極之中方以為深幸院相之除議謚之名特以位在領揆故有所煩及非敢以此為敦迫之計東漢之嚴子陵雖不仕亦以布衣入見予於元老何心縻之以不願之官爵若以便服入見其幸多矣承宣將行上又教曰領相以職名為

難進之端此乃大行大王所命予不敢遽爲勉副而
當以山林老師待之予身若非在疚親往挽留亦何
難聞領相明欲早發承宣諭此至意若不肯留一遏
馳啓待予回荅公不得已停行上聞公留喜甚復遣
承旨諭公曰非卿體國之誠豈能及此卿之固辭乃
在本職罷其格例諭以平服入見者不奪卿志也桐
江布衣能致漢庭而咫尺元老終不一見缺然且慚
無以爲諭公對以平服入見非所以施於臣者若蒙
軆諒許解職名使以軍御一近天陛公私事理始爲
無關上遂許以軍御入對公詣闕陳疏請以司直進

見上遣承旨使之偕入公具衰服入哭殯殿退而改服祗肅殯殿及三殿上促令入侍令兩黃門扶掖及昇廡命承旨除曲拜謝恩禮之曠絶如此上握公手泫然流涕公亦掩泣良久上以兩朝思想之意縷縷申諭又以不得已許致仕爲教仍曰願聞卿一二勉戒語公辭謝曰以孝經帝王之孝仰勉又引論語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曰願以重之一字爲戒又曰爲國之道各有規模而我國則徒以文具爲規模臣嘗在野憂歎雖然徒知文具之爲害而若無實事之能行則今此欲祛文具之言亦未免爲文具之歸願聖

上以眞心行實事又言恤民之道莫先於節用而愛人苟能躬行節儉自宮掖以至於四方則家給人足之效其必在於是上又問節用之道公對曰自國初及中間以至于今日國計民産漸不如前者非土地之荒蕪人民之鮮少也凡事之無於古而刱於今者難以勝舉民安得不窮財安得不竭天地之生物有限而生民之用度無節本領旣如此雖欲牽補架漏又安可得近聞設良役𫋔要之亦不過破東補西如縫弊衣恐難成就唯自上若能盡其所當爲者以眞心行實事羣下亦能盡其所當爲者以眞心行實事

一日二日勉勉不已則月計雖不足歲計必有餘此
是治平之基上教以言甚切實當服膺加勉仍顧史
官此當書諸策宜備錄後又曰冬雷有戒懼之教公
進曰肅廟時遇災如今日臣以為遇災而一時警動
不若恒加戒懼於無災之時尚無事之時無忘此心
操存不怠則政令施措之間自可以上合天心非特
為一時救災之方抑可以成久大之業肅廟為之嘉
納敢以告于先朝者為殿下申戒又曰漢世之治最
為近古以其褒奬循吏夫守令者臨民之官為國之
要全在於此又曰殿下求治太銳凡事急速則反有

害惟令日行一事明日行一事自有其效又曰臣於近日竊有所憂慮敢陳所見精神出於血氣精屬血神屬氣若過用精神則必致傷損氣血此固可戒且聖德高出百王今日廷臣無足以當上心則必有輕視羣下之意夫皐陶稷契不及堯舜而輔成唐虞之治人不必求備用之於用處自能濟事願以此留意時有李義渊者托以儒疏誣辱景廟公即留疏南歸上連降别諭備言三不可去之義公啓言朝家若置臣於數外使守死不變其於勵廉之道未必不爲無益之郭隗此乃無用而爲有用此臣所曾陳於大行臺

朝者令又以此垂涕而陳之苟蒙採納庶使患得患失之類有所自勵其爲有益於世道不猶勝於身在都下而無所裨補者乎乙巳都憲趙觀彬陳疏搆誣公甚力至謂左袒逆鏡而大司諫洪禹傳繼演觀彬意尤酷上斥以刻論不受繼下別諭宣召而辭以疾不赴至戊申始有奔告之行矣公鬚長過腹精神炯然如秋水而祥和之氣著於顏色平居養心以靜見理明透名利聲色淡然無所累性理之外傍通乾文象數之學多有自得之妙而唯其簡謙未嘗與人辨論故人亦罕能知之少嬰奇疾經年彌篤謝去醫藥

靜處習運氣久而能收其效自是風寒暑濕所不能
侵己丑爲仲子尚復製降氣訣七章其精妙雖古之
善攝生者無以過之也處身則主於儉約寒不衣裘
食不重味一樵一汲之外乃無應問之僮常曰儉約
爲物用之而不竭蔵之而甚易轉徙東西而無搬運
之勞豈不是天下之至寶又曰不忮不求不踰閑是
吾七字符不但性相近而已平生用力多在這裡人
事禍福見於無形見其始而料其終嘗言古人逆覩
非有別般神奇天人不外於理明則見理見理明則
萬里可見百世可知深惡奢侈按湖南時幕裨造朱

簾即命焚之硯匣破則縛鋏用之竟不改造惜天物
重人力不以無益害有益不畜無益之物以費食慮
事必從原頭理會千條萬緒之亂皆見其畢竟湊泊
處而亦必先辨公私義理之分既審其公與義也則
臨機勇斷不少前却嘗謂人性同得不可以卑賤而
拂其性亦不可竭人之忠盡人之力忠竭則離力盡
則怨此人情物理之固然者居家以量入為出省費
節用定為規模凡為先之事以及救貧之濟婚喪輕
重隨力恳意曲盡蓋公自少固未嘗期乎壽與貴也
而壽與貴自至焉未嘗期乎名也而名歸之若然者

其天歟非天也人也其爲人也其有驗乎夫處其身
也淡而應乎世者不費則不斬名而名歸不斬壽與
貴而壽與貴自至斯皆自我而致之天何與焉曷嘗
見用機罻神敝敝然後智以䂓乎外而能壽能貴能
享後世之名者哉故曰人而非天也夫人全州李氏
僉知中樞府事贈吏曹判書藼之女安貪崇儉克配
公德其德行備載公所撰行錄擧六男二女男長尚
震縣監次尚復判官次尚鼎牧使次尚謙别檢次尚
觀縣令次尚履文科持平女適郡守沈宗賢士人元
夢禼公吾父友又吾妻之叔父也覯德飲和其日久

矣今於誌公墓不敢為侈辭所以用吾情而體公平
日之志也銘曰
麟蔵于藪鳳飛冥冥在古稱祥孰覩其形匪羽匪毛
曰惟人瑞人瑞為誰唯艮齋是公之為德不摶不鷙
養以冲和有粹其容晋塗雖闒三命愈恭世方嘻嘻
公獨嚬蹙歛而歸来魚肥之谷嗒焉忘我寒灰枯木
逮國有難勇不身顧誰為梟獍我其徃告夜黑如漆
匹馬西赴上為咨嗟天畀元老論功及公稽首固讓
上循公志俾全雅尚天筆煌煌輝映大榜漢有嚴光
是方是况麟閣雖高視此為卑閑雲出峀未雨而歸

一馬一僮遵沁之岸上眷雖隆遐心莫挽葉落歸根
蚕老成繭大星霄隕異香蟠空宋有文靖厥跡頗同
宸札懇惻史臣来宣生榮死哀絶後光前賁菑有原
降覗攸托千世在後瞻者其式

淑人尹氏墓誌銘

淑人之先坡平人高麗開國功臣太師莘達之後以
吏曹判書兼藝文館提學春年爲高祖以同知中樞
府事希定造紙署别提繼得爲曾祖祖以通德郎謙
爲考以通德郎朴公廷翼爲外祖令繕工監副正李
公敬躋之妻也幼莊重不妄喜怒父母宗黨皆奇愛

之及歸李氏事舅姑生而致其孝敬沒而祭之又克
誠克潔舅叅判之弟判書公每歎曰宗婦得人吾死
復奚憾其治祀事前期灑掃庭室飭婢御櫛沐衣必
澣濯除去垢穢凡籩豆所實市而不能佳置而更市
曰既市而復歸之坐市者必有惡口至其病中語諄
諄皆祭需之不精是慮物之新産者不薦於廟或雖
薦於廟而不薦於本家廟未嘗食有故而終不薦亦
終不食也一妹貧甚念之不置而每以紡績所得救
其急終不損舅家毫髮以爲私施嘗隨副正公於麟
蹄密陽廩入甚薄或請取諸外庫則曰婦人困阨自

其分也君子清德苟有所缺庸足取乎令縱不能內助獨可貽其累哉副正公袍獘窓之庫子私貿布以進淑人却不受居數月布自京至始詧其舊乃淑人則冬猶不袴云自少不肯自逸曉起盥櫛執女功至夜乃休至病革前一日猶然不喜婢僕短長一家事聞必痛禁戒之季叔縣監道濟有繼配許氏其仰淑人與淑人所以撫愛者姑與婦若也許氏早沒而有六歲女淑人憐而誨之出於至誠嘗語之曰若母賢而不祿唯遺若若苟不及人非若母所以望於吾者吾之誨若非厲若也女亦感泣受敎副正公在窓有

侍兒隨至京淑人視之甚善曰不欲令老人别置而
貽往来之勞也丙辰二月十七日告終于家享年七
十一五月葬于鐵原東先兆甲坐之原淑人有子昌
發早死其妻權氏孝養舅姑三十年如一日及居淑
人喪食粥三載能不死既又懼淑人之行泯泯無傳
於世手錄平日事行俾其侄持平纁文之而謁銘於
余余既賢淑人之為又悲權氏之志遂不辭而叙其
畧叅判公諱彥紀判書公諱彥綱銘曰
古有女教其法甚設姆保有訓珩珮有節世衰教廢
驕妒為哲錢刀是愛孝敬斯缺嗟惟淑人德與性具

壹是貞順媚于舅姑祀事孔脩蘋藻百篚仁庇宗族
化洽僕御胡行之卓胡命之蹇婉婉令婦髽而拂擗
手擬懿行匪墨伊血我攄其迹載銘斯石後人尚哀
哉厥樵牧

戶曹佐郎金公墓誌銘

金公子明沒且二十餘年矣其平日言行日就泯沒
於是子光世是懼是圖唯耳目思慮之所及謹記無
失余曰得以載之文云公為人情踈愷悌一任天真
外若簡率而中實剛方家居日必早起梳洗整衣冠
如見大賓鄙俚之談未嘗出於口傲慢之色未嘗設

於容凡財利聲色博奕玩好皆不留於心常曰天下之事正而已矣若夫學敬而已矣喜灑掃居室曰不可使塵垢汚人罕交遊過喜諂諛者尤謹避曰我能譏人人亦譏我如影隨形其間有挾有勝氣者則托以詼笑而侵辱繼焉吾性本拙唯當勤守禮法公爲人如此篤於孝友其丁外艱也因事避寓見祭幕有不淨詒婢僕伏於庭因先自責曰吾誠孝之缺若輩不謹乃至此遂裸身自撻皆感泣不敢怠於糞除慈夫人疾瀕危血指以灌口前後象毀幾至不全過先忌雖隆寒必澡浴滌器視牲無不身莅終夜不寢以

待時至物之未薦者未嘗近口事仲父判書公季父牧使公如事父凡有所懷必盡言無阻曰內懷外默非誠愛之道也季妹早寡無子念及輙悲嘗覲判書公於襄陽府及歸在逆店主人試擧行包驚其太重曰錢也公徐謂店主人吾有遺物當索汝其觧包及開視唯綱目半部而已公告人曰恐以我之故累叔父清德也在官衙率常患艱之公曰十口得免飢寒斯國恩也吾唯恐忝吾先諸父慮公貧歸以田民亦固辭不受永感以後無意擧業見科獄連起尤慨然曰士夫初出身在科第而世道如此何必從事於是

遂瘵不赴嘗書座右曰閑追逐閑說話一切勿爲閑門讀書教子是至樂公行誼之可見者又如此盖公生而端直凡梨栗之屬得之非其正輙拂袖去行事之微毫髮不自隱於長者讀書雖諠聒在側若不聞也癸酉遭外艱乙酉登司馬丁亥除順陵叅奉己丑丁內艱服闋除翊衛司侍直陞副率癸巳陞典牲署主簿甲午移工曹佐郎又移户曹户曹以重錘捧銀其出也用輕秤以其剩爲該郎及員役所私公不肯用舊例并界以完封老譯窃歎未曾見公廉若此乙未冬監稷山縣稷處孔道又值儉歲公勸課勞來曉

夜不怠朔望望闕謁聖及釋菜社壇祈雨等祭雖風
雨寒暑必躬行不使人攝官廚之捧不擇肥瘠大小
而不肯蠲減曰所謂善治必裁省之務雖貫一時之
譽終成後日之弊移粟割廩賑救有方老者賜酒肉鰥
寡加撫恤憊心疲精殆忘寢食是歲一境乃無餓莩
丁酉夏棄官歸御史抉摘微事論罷戊戌二月二十
八日感疾卒于家壽四十四始葬長湍西面先塋已
酉移窆于亭子浦艮坐之原娶完山李氏郡守泓女
生二男二女男長光世文科弘文館校理次光啓進
士女長適尹恭東有二子甭大甭魯女李衍祥次適

趙載健縣監有二子宜鎮維鎮公諱東翼子明其字也其先爲尚州之商山人遠祖需官甫尹歷累世有諱先致與二兄并稱爲三元帥事迹載麗史入我朝有諱德誠立節於光海廢母后之日又斥和仁祖朝卒官大司憲謚忠貞生諱禹弘文館修撰生諱禹錫刑曹判書謚貞穆生諱濡成均進士贈領議政有至行早卒肅廟命旌其閭娶豐山洪氏禮曹叅議柱國女是爲公考若妣余嘗謂今之人利慾於汩性斯鑿矣能不失赤子心者舉一世獨有公一人校理君以余從公遊非一日見托以幽室之銘嗚呼吾安得復

見斯人也哉爲之銘曰

世於利慾赴燭之蛾死而不悔遑問其他嗟惟我公秉心孤貞蓮生濁水幽香亭亭在家孝友莅官循良彼翕翕者權門競趍首下尻高張口望餔公塞其兌不蘄人知有書吾讀無食吾飢淡然守正全其天畀赤子有心不缺不墜亭子之原善士攸藏於千萬年無敢或傷

進士鄭公恭人李氏合葬墓誌銘

公諱光賓字尚之鄭氏籍延日自羅洎麗冠冕相承我朝開國有諱思道賜翊贊功臣孫官政堂文學烏

川君諡文貞其子諱洪知議政府事寶文閣提學諡
恭簡子淵兵曹判書寶文閣提學贈左議政諡貞肅
連三世大顯傳七世有諱汝溫贈左承旨生諱涌贈
議政府左叅贊生諱始明公之曾大夫大父父也妣
安東權氏通德郎諹女公兄弟五人公最少李公彥
綱識公稺年歸以子公因從李公學屢魁泮試聲稱
藹蔚己卯登司馬朝家嘗於庭試後為鄉儒再設科
公名在第二考官誤疑其京居拔去人皆究之癸巳
携家入紫燕島引水鑿沼蒔花種竹以經籍自誤島
民貿貿不知有長幼尊卑之别公倣呂氏鄉約石潭

社倉遺法立洞規以諭之頑嚚大化有爭訟不於官
而公之就俗好鬼多義祠公燒其最大者以牖其惑
老少號哭請止而不聽則咸曰神之有無將於公卜
之乃公卒無他又咸曰果哉其無靈也有土豪當國
恤會飮公鐫其過卿公嗾臺官論公武斷及就吏上
見所供命原之公之未返隣人憫其廢農為之耕耘
以待公歸厚德之感人也如此甲寅移寓牙山之貢
津丙辰感疾語少子先人之年六十有四而沒於十
月吾今年亦六十四而當是月殆將不起乎因戒之
曰靜居讀書足為無過人且舉漢昭烈善少不為之

語以諭之以二十七日告終壽六十四公性度溫良
與物無忤恬靜自守無求於人雖少日親交位尙顯
矣不肯往来平居必夙興盥櫛非甚病未嘗偃卧待
人不事表襮而絶無戲謔惰慢之習愛育兄子均於
腹出左右提誨俾克有成喜觀資治綱目老而不廢
佔畢屢擧竟不中其擬初仕亦十有餘而名不登於
仕版人或慰之輒笑曰命之然也丁巳二月葬于仁
川陶唐山巳坐之原恭人全州李氏世宗莊憲大王
別子寧海君瑭八世孫諱時萬官全羅道觀察使贈
吏曹參判生諱伯麟司憲府持平贈吏曹判書生諱

彦綱議政府左叅賛娶安東權氏掌令斗樞女恭人之考妣也恭人生而明慧叅賛公嘗因其晬日書以記之曰世人生女必耳耳重男而賤女也余年將三十幸得女而奇粹如此鍾情之愛不以十男易也稍長誦史略小學等書至老猶不忘多通知前古事年十六歸于公治内事井井有法公之能不以衣食亂其心繄恭人是賴見公處事或過不直擧其失必緩喻徵諷得公聽而已在親家得衣食之佳者必奉舅姑嘗在西原得姑夫人訃絶而復蘓患出婚時衣裳送備襲斂寢即因事多鈌叅賛公爲公欲通銓地恭

人止之曰年少不閑吏事且不專學業公私俱有所
損不如其已叅判公歎其明哲叅贊公嘗有劇疾恭
人十七日不解衣弱甚而能無他苦權夫人臨絶思
西苽非節也自是終身不忍食每見其新出輙愴然
以悲其遇父母舅姑忌淚如瀉或至氣窒而仆每戒
諸子爲父母徒知愛子而不能敎與禽獸之愛其子
奚別飮食必與婢僕最下者同婢僕未授衣則不先
服新乃至以單袴經冬而手足爲之皸瘃癸丑遘癘
取所蔵衣衾類置俾無臨喪顚錯其沒在五月十四
日附葬公墓男長壽玄娶李台壽女無子早沒取從

兄壽漢子駿良爲後次壽延娶權暹女女適趙漢源公於余爲再從叔年甲又同以其居之遠也不能數見而每惜其有蘊不施今壽延纏服踵門求爲公墓文戚然有動于中乃序次其内外行美而爲之銘曰

鴻也遐擧光則偕范匪我遠俗知我寔稀海中有山於焉息機小塘清澈花竹紛披我讀我書聲和寒機有穆洞視有肅閨訓朱絃俄僵白眉旋殞陶唐之谷窅爾其邃夫右婦左雙璧埋是銘以昭德後人其視

鄭秀才墓誌銘

鄭君壽玄字德年成均進士諱光賔子而左叅賛李

公彥綱其外祖也君生而髮膚如雪醫云胎血不足
所致然壽夭初不係此其幼也人或以果實與之必
匍匐進於父母父母有疾色憂食爲減隣之穉兒衣
弊而躰寒解所衣畀之無難色及長家之衣食百須
身自經紀勤勞勿憚斷以弛父母憂常作嬰兒戲或
弄雛或吹葱以悅病母意雖婢僕之幼者一未嘗聲
色加也聰悟過人經史諸書多淹貫而尤用力於左
氏每夜靜入定輙琅然誦終篇不錯一字與內從兄
李君昌誼趙上舍福彬遊兩君每稱德年談左氏如
決河注壑對人輸寫無所隱滾滾終日而未嘗有觸

忤語其治博士業操紙立就才之敏達又如此壬子
歲荒身不免飢餒而親供未甞闕語其弟壽延吾欲
謝棄擧業力田養親而牽於俗不能決殊可恨云與
母恭人同日遘癘死於癸丑五月十五日母先一日
死矣嗚呼酷哉八月母子同窆於仁川陶唐山丙坐
之原距其生丁亥得年二十七娶全州李氏通德郎
台壽女無子以從兄壽漢子駿良爲嗣吾聞至治之
世父不哭子何近世罹斯慼者多歟豈風氣漸漓人
之稟於天者薄而然歟進士公雖委命善遣然甫三
年而繼逝則安知西河之痛不纏綿而爲祟也哉壽

延子然獨存乃欲爲其父與兄圖所以垂示於後世其志其亦悲矣余所以不忍拒其請者也凡君世閥已具載於進士公誌中玆不更書云銘曰

唐原營墓兩柩在道問誰之曰前母後兒母死而兒不知兒死而母隨之一日之違千古之聚道傍有石人淚流沾墓土

吏曹判書金公墓誌銘

故吏曹判書金公旣沒之三年其孤光進訪余濱陽以公從子校理光世之狀求爲公墓銘謹按金氏尚州之商山人高祖諱德誠號醒翁有大節至今雖婦

孺皆能知其名卒官大司憲贈吏曹判書謚忠貞曾祖諱㠀歷官翰苑南床止寺正後贈禮曹判書祖諱禹錫刑曹判書謚貞穆考諱濡成均進士以孝旌閭贈議政府領議政妣豊山洪氏禮曹叅議柱國女公諱東弼字子直累官至吏曹判書丁巳六月二日以疾卒于茅亭年六十上聞訃震悼輟視朝二日歸賻與棺材而東朝亦致賵賜氷九月葬于長湍松西面壬子之原公為人通明慈恕接人之際色笑可掬而持身持論端方和平嘗曰禍福命也巧於就避者未必生而直道而行未必死唯無愧吾心焉斯可矣以

是其立朝事君率由是道無絲髮計較意登甲申文
科差假注書陪從大報壇親祭應製進詩命加一資
分隷槐院轉著作博士移侍講院說書公女為王子
延齡君夫人上命公講罷入見公附奏曰大內咫尺
之地固不敢出入况職在侍從方將以嚴宮禁仰賛
清明之治其又可身自犯之終不肯承命歷兵曹佐
郎正郎侍講院司書司憲府持平己丑遭洪夫人憂
旣闋服除文學出為京畿都事翌年内遷文學出為
殷山縣監丙申叅都堂錄曰趙觀彬跡見擯者十人
公名在焉戊戌又叅都堂錄仍選知製教差三南量

田從事官連拜弘文館修撰皆違牌坐罷叙拜侍講
院弼善己亥以副修撰陳書辭職仍論銓注不公賜
批特遞差忠淸左道京試官旣復命除宗簿寺正出
爲伊川府使庚子又除副修撰其六月肅廟昇遐辛
丑上因趙聖復疏大小政令并令就世弟裁斷公與
搢紳疏爭以爲不可冬上屛黜喉院三司諸臣特除
公修撰仍差實録兼春秋移輔德差訓局郞壬寅連
拜應教兼輔德俄陞拜水原府使内移大司諫又移
右副承旨嘗入侍筵中逆臣一鏡請以國舅録勳公
進曰勘勳體重非一筵臣所敢直請又移大司諫遂

疏論一鏡罪移左副承旨曰臺啓罷職不叙叙除廣
州牧使未赴而遞拜掌隷院判決事移户曹參議又
移右承旨違牌罷叙拜兵刑曹參議出為寧邊縣監
未赴移拜慶尚道觀察使副學李師尚疏斥異己而
持公尤急持平朴胤東又斥公置閔鎮遠等稟秩請
重推而正言韓師得又斥公不能檢下并及稟秩事
請罷公職八月景廟昇遐今上即位叙拜禮曹參議
移左副承旨轉至都承旨上嘗諭公以疏論一鏡可
見公心公謝曰臣始駭其狂妄而斥之耳若其凶心
臣亦何能逆覩嫉公者遂以是為擠公之資鄭東俊

蔡膺福踵起詆公上教以人心陷溺義理晦塞一至
於此公疏辨上賜批所以慰籍公者甚厚陞秩拜江
華留守趙右相泰億言其是貞亮之臣宜居中補闕
拾遺況良役變通無主管人請留差良役堂上上以
江都亦重不許掌令申韠又以公筵奏殊違討罪請
重推上曰一鏡所憚唯金某奚用一時之言問備爲
哉李領相光佐又請留公遂除大司成移都承旨乙
巳又以許錫之誣留疏出寓杏湖遆拜工曹參判時
時事一變曾按鞫獄諸臣皆削黜公以參鞫承旨亦
在現告上欲公入見延齡夫人病特令放送而時議

甚峻於是持平林柱國以春坊引接時外人不知一
句語爲罪擬公絕島安置而尹焜復連啓上皆嚴辭
斥之啓遂停丁未上畫黜黨人特敍公復畀都承旨
公以大妃殿議藥黽勉承命兼平市長與提調遞拜
禮曹參判兼同義禁右副賓客宗廟提調差春官嘉
禮副使陞秩資憲拜判尹移刑曹判書兼管備局承
文提調都摠管因大臣言還除判尹上敎曰金某通
敏識務不宜置之閑局水部蘄黜意有所在廟堂用
人亦宜如是嘉禮成賜鞍具馬兼知經筵尚衣提調
又轉左副賓客戊申賊變公承命曉諭民間俾勿驚

動又請以江倉米分給貢物應下者并預俵軍兵米
朔料以慰悅人心以防穀價翔貴始公與兵判吳命
恒爭請出征至是又請得一隊兵馬效死軍前上欲
遆時任守禦使以公代之公辭以臨亂易將兵家所
忌上乃命公爲南漢巡撫兼東路經略使賜甲冑弓
矢出鎭南漢亂定上引見公曰卿雖未及出戰制置
得宜斬獲亦多誠爲嘉尚面給廐馬以褒差平安道
別遣重臣還拜吏曺判書左賓客䟽論西關事宜仍
請調用西路人才及箕聖後裔兼內局提調修撰李
亮臣誣公甚憯公胥命金吾上既命勿待命而賜公

疏批曰予豈以此等讒誣之言疑卿因命遣臣諭公
使曉然知上意公終力辭得遞拜工曹判書移右叅
贊仍差北使館伴拜兵曹判書嘗病丐解上遣内醫
胗視又使掖隷賜御膳差冬至正使濵行許遞本職
除知敦寧府事庚戌拜户曹判書兼知義禁府事冬
以國葬都監勞陞正憲階兼司譯院提調辛亥以還
陵都監勞陞崇政階拜判義禁府事告病遞拜判尹
左叅贊以宣懿王后祔廟都監勞又陞崇祿移判敦
寧刑曹判書癸丑除江華留守陛辭上語公卿不當
出外而觀卿形神殊不及昔時爲便調養許卿暫出

耳乙卯瓜遆拜禮曺判書差伴送使又差湖西句管
堂上兼同知成均館事以東宮冊禮時冊封副使及
都監勞賜馬江都御史以糴米色惡論公坐罷因大
臣申理旋叙拜知敦寧兼觀象監掌樂院提調復拜
户曺判書屢兼判金吾丁巳夏陳病得遆尋拜吏曺
判書公疾已革実初公為正言陳疏首論君德繼陳
祛朋黨清官方邺民隱節財用殆近萬餘言其再除
修撰論金相玉濫竽東壁趙尚健不合銓郎尹焜之
叅下清選金台壽之納言新通俱非人望又言朝廷
官爵為政官報怨修郤之資由是大為黨人所惡執

義尹錫来遂以悖辱相加而司諫趙鳴謙繼請削職
皆不得請而止以輔德在直夜世弟引接宮僚語以
一二閹竪蘗牙兩宮間吾将出閤辭位公進曰邸下
務積誠意開悟聖聰以閹竪出付有司明正典刑使
宮中安帖外人不知此爲處變之善者至於出閤辭
位死不敢奉承東宮又示以辭位疏公覧已還納起
拜曰閹竪之罪通天臣等當退言於師傅賓客及外
庭諸臣請亟懲討邸下又豈有難安之端仍反覆陳
説縷縷數千言東宮始稍開悟曰宮僚所陳出於至
誠寧不感動公既退走書報大臣三司合辭陳請於

是逬宦朴尚儉文有道并伏誅時一鏡張甚及撰討
逬教文語尤凶悖氣勢所壓人莫敢言公為大司諫
抗章論其罪時議大駭首啓以罷職不叙柳綏之為
也終至箪付光州牧使李真儒之為也崔右相錫恒
斥真儒専輙自用適銓任而收還外補命嘗夜對上
顧公曰承旨新適嶺臬宜知民弊宜悉陳之公極論
隣族侵徵弊仍為良役減疋策條陳之上命廟堂商
確以聞執義尹會以閔鎭遠放罪為不當上怒命勿
捧疏章之語及先后者公對曰臺言可用則用不可
用則當以理曉至於臺疏不捧尤累聖德臣不敢奉

承上遂寢前命李義淵者陳彥晸公繼趙右相泰億
進言曰所謂辛丑以後事皆非先大王意者有非人
臣所可萠心而發口者惟我先大王念宗社之大計
策我殿下以儲位此誠百王之盛節令其晸没而不
擧以光明正大之擧隱然歸之於彥賊輩定策之功
其誣先王誣殿下大矣此而不討王法不行民彜滅
絶上遽命島配其在經筵李領相光佐請令諸道監
兵營節用求剩而重記所儲輒報備局公曰爲國之
道當視大體自上尙能躬行節儉上行下效捷如影
響其貪墨不法者繩之以法孰不懲畏若使廟堂眉

屑行令於諸道責送重記較多量少豈但有損於朝
體貪污衒能之類且將有剝民而補錄者矣上是公
言深納焉視師漢南日面陳前席曰昨令賊報連至
聖心不能無驚動聖志旣撓在下從而靡此心一動
何事可做願堅定勿撓以鎮羣心又曰大獄方起天
地震蕩如此之時必不無玉石俱焚之患亦願訊囚
之際益留聖念旣至營擇將校及僧徒各六七人分
送清州諸處偵探賊情行文京畿江原兩道監司及
營屬各邑防守隘口檄驪州牧使李行儉發諸邑兵
進守左贇峴檄楊州牧使俞拓基防渼陰江口公偵知

龍仁釜谷村有賊屯聚令山城中軍朴宗榮守禦哨官李景岳馳往勦致斃有天等十五名賊既入竹山大犒將士將進薄陽智公抄十哨兵使中軍具聖任將之赴左贊與陽智驪州兵合拒賊路生得賊將鄭祚胤郭重輝械致鞫廳又捕韓欽等三人及李必先梟示轅門必先勇力絶人每奮身而踴所縛索輒絶又捕尹㴱慶送鞫廳斬餘賊七級方公赴燕賜引接公進曰爲治在務持大體殿下既過用精神又過於委曲臨下而辭不簡要賜批而語多煩絮人主居上羣臣率職有如北宸居所而衆星拱之此實以簡制

煩之道而其於保嗇聖躬之道亦必有益矣上曰卿
之以此陳達曾非一二居常体念臨事之際輒思卿
言其管備局也翁主房折受統營漁場大臣以為言
上不悅公進曰統營稅用於是乎出無此是無統營
也臣嘗待罪地部文書太半係宮家苟一防題輒有
別判付寧不慨然殿下以大有為之資有大奮發之
志必施實事然後方有實效雖以臣言之國於心者
不家恤殿下萬機至繁而猶留心此等以至尊而親
細務臣願并委之該曹益留意於帝王事業又以二
十同木布內入事縷縷陳戒請加節損上為罷內官

職凡公立朝所爲多不能盡記記其大者而已公篤
於孝友旣早孤洪夫人委公以家務雖米盐纖瑣無
所遺漏洪夫人甚安之事諸父如父一妹早寡終身
周恤窮族歸者如歸其家能各使滿望終無厭倦色
從子光世嘗以玉堂入侍上教曰惟爾聲音容貌肖
爾叔父予用感愴又夜對宣醞常爵外加賜先世二
爵曰爾叔父在日予不知其能飮而不命之爵爾代
爾叔父飮上之所以追思公者如此公之配貞敬夫
人李氏宗室林原君杓女慈仁好施克媲公德先公
五月而沒祔公墓左有三男一女男長光遇敦寧府

判官次光遂童蒙教官次光進出爲堂叔文東赫後
女適王子延齡君明封商山郡夫人余與公定交三
十餘年未嘗一見公忽悽之色飮公之和而心爲之
醉令公墓草已再宿矣白首在世倀倀如寄乃令以
不腆之辭銘公墓不自知涕之緣筆也悲夫銘曰
遠矣商金肇迹松京甫尹侍中繼世輩英洸洸元帥
用儒摠戎醒翁正議倫昭節崇貞穆承之是曰藎臣
哀哀上舍爲孝殉身玆有不食歸裕于公公在童年
飭身𡨕𡨕策名登朝移孝爲忠事有小大公必盡言
惟公有言禍福無門巧未必全直何曾仇在心無愧

外吾何求頟頟權門衆所趍伏公筆如戟落其距角孰左右是側狙旁猜彼喜黨者從而齗齗竟莫一售惟聖后明明明聖后眷公不忘擢公京兆畀公冢宰推文用武前懿是繼奚用不究奄其告逝宸情震驚士民咸涕臨湍西去山環谷邃睾如其藏戒勿傷毀

貞敬夫人李氏墓誌銘

夫人國姓父諱憲僉知中樞府事大父諱尚質弘文館校理母趙氏大提學樂靜公錫胤之女夫人年十六嫁爲艮齋崔公妻與公偕老六十九年沒於其年某月某日壽八十五葬祔公墓夫人始嫁而舅家貧

甚饘粥屢空夫人奉接賔祭外育六男二女以至男娶婦女有所歸艱苦萬狀而處之怡然不色戚及公官高而祿厚則宜可以先喕後笑而公卽有屏退之志轉徙不常其居多借民舍炯埃埋屋蚤蝎蔽席夫人又未甞昔之戀而令之厭此人之所難也身不衣錦綺不喜出入赴宴會内姑申氏家醮女強要夫人夫人強諧之衆女賔方聳侯謂貴家必有盛餙及夫人至則細衣木綿爲裳而已皆大驚怔内姑亦爲憮然夫人終不以爲愧公有一妹窮無以爲生公以庄穀全數畀之夫人無難色凡貧族婚有助喪有賙多

少有差唯其力之視此又人之所難也養子女未嘗
見其有聲色也而纔能言便能知敬長有飲食不命
之食不敢食揔孫曾嫡庶為夫人婦者十八人夫人
為人姑五十年一視而均恩未嘗以長短是非之説
入於公之耳至婢僕亦奸蠢性殊而無以異舌於門
庭之間嗚呼豈不尤難也哉直叙其事而其賢自見
者殆夫人之謂歟夫人每對公默然終日不昵昵言
笑及疾亟公問以後事則曰吾感君子恩蔵之心久
矣更無所欲言每問皆然夫人在家而孝既歸移所
以事父母者事舅姑既喪則祭必盡其誠得魚果之

屬別藏以待用暑月身自曝晒得新而後去之勤於
女紅至病革前猶不廢夜深無寐或臥而治之既曉
猶聞其籔籔聲晚受子孫榮養而每見物稍腆輒搔
首曰濫用官物矣至此以三斗米與婢之弱者同食
他不犯升合其習於貧苦而不多費公廩如此夫人
卒葬及子孫俱載公墓誌茲不備錄云艮齋公諱奎
瑞銘曰
公之德資於夫人者爲多夫人之賢觀感於公者爲
深斯謂兩美之交濟古或有之不見今陵夷谷堙銘
或存誰其得者戒勿侵

處士李公墓誌銘

公諱渟字士靜我世宗莊憲大王別子廣平大君諱璵之後也以僉知中樞府事贈吏曹叅判諱厚載爲曾祖以司憲府掌令贈左賛成諱迥爲祖以贈户曹叅判諱時輝爲考而察訪柳公諱鐵堅其外祖也公性至孝叅判公得風痺積年起居飮食皆須人公左右保護服勤八九年未嘗一使人代旣孤而猶未冠又能爲柳夫人周旋家事纖鉅不遺俾柳夫人安而不憂見物之新者柳夫人不食則亦不食須柳夫人食而後乃食及柳夫人沒訖三年啜蔬粥朝而哭至

午夕而哭盡酉過者不忍聞其聲公素壯健至是癯
然尫悴見者殆不識也嘗與伯氏沃川公同赴司馬
試得吉夢告沃川公曰我夢在試紙我紙兄用兄紙
畀我其可遂搜其紙手寫以進沃川公果得雋大杖
不施於家居窐不及於家所畜其仁心愛物如此卒
於癸酉二月三十日壽四十三始窆先山内負午之
原甲申移葬於南麓負子之原村名池谷即其地也
尹孺人祔其右孺人忝奉湏寧女幼失父母見他兒
嬉其父母側者滂泣不忍見以嘗見育於内舅牧使
公壙生而如事所生沒則欲加服以報習於禮者謂

不可乃心喪朞年其事柳夫人無私財無私使有得盡獻柳夫人恣所用而僕御必聽柳夫人命使之使然後敢使也訓諸子以義毋而兼父師聞人窮傾資而恤婦與女或靳焉則曰商吾用之計而始及人吾窮也甚矣安有與人時算物不用算而用指至千萬數不必錯嘗隨仲子官節損恬約甚於在家庚戌二月十日告終壽七十八生三男二女男長顥東次顓道縣監次顒箕教官女長適大司諫趙漢緯次適申㒒教官吾從妹婿也丐爲銘爲之銘曰

惟行之羶惟命之舛惟邦之室惟鄉之顯惟婦之淑

士也遡行惟銘之約夸者是警

贈司憲府持平洪公墓誌銘

君子所以異於凡民者行義內修而文學外著也若夫有而能散積而能施古人之所嘗行而今人之所不能爲令人有能是者是亦古人而已矣德壽生於世久矣其閱人亦多矣唯阿摯跪於長者之側則謂之行義之士媲青儷白於行墨之間則謂之文學之儒升斗之羸毫楮之微持以畀人則歸之以能捨之名嗚呼古所謂行義文學與善施者果皆如是而已乎惟耐齋洪公乃吾所謂異於凡民者也今人而古

人行者也公幼失母李令人鞠於繼妣黃令人慈孝
兩無間令人母夫人老無恙公省覲不怠得異味必
薦及其喪爲加麻三月人之見者謂其自出也旣遣
已巳之禍含慟茹冤自處以僇民屈亢厲之氣而反
之於枯悴變紈綺之習而守之以窮約放宮女數十
人而畱其老無歸者廩之終身撤賜第不居移搆之
外分與一家親知布衣羸馬人不知爲貴家子也辛
巳公嘗擊皷頌寃未暴而罷反增趙家疏搆而得
入也公滂泣遑遑益無意於世遂擧家歸驪江竭誠
於奉先追遠之節晨必謁廟寒暑不廢妹壻有病躬

自扶護勞悴之極不恤不憚及其死而兒又病瀕殆
公禱于天曰願以吾兒贖沈兒命傍人聞之無不出
涕與二妹通共有無不使匱乏長寡而次夭則取男
之無父者女之無母者以養以訓同於腹出外而見
者不知誰爲公子內而見者不知誰非公女雖兩家
兒亦不自知其無父無母也事趙令人如黃令人愉
愉翼翼務以順適其志令人毋沒而貧不能具喪葬
節公以身莅之自衣衾棺槨以至窀穸之事巨細悉
擧俾令人無遺憾令人常流涕言使我有子又何以
加於是事從祖觀察公如祖事從祖母金夫人如祖

毋買第割廪以奉之推以至於遠近族屬喪有恤病有濟不以衆所忌避而怠於顧恤如是者又不可一二數也喜讀書書未嘗去手凡有憂愁感憤必於文發之其詩初喜蘇黄及其悔而反之於少陵則務為沉深奇杰之語晚年又喜韋岑捨佶倔而就平淡盖公之詩前後三變其居驪長幼羣轃户外之屨恒滿公懼浮談慱戲之費日也約為文會之稧月必三會會輒講古聖賢書繼進詩文五六篇以課其能否行之數年人思自奮文教大振或勸公學問公恧縮曰此非吾輩事雅不欲高自標牓以蹄於世然其讀論

語久猶不改他書隣友問其故公曰此非他書比雖
終身讀之不自知其爲厭也苟非有得於中而默契
其旨義又豈能若是哉識解明透其與人辨出入古
今援据經傳談說偉然至於是非得失人所難决者
徐以片言剖析聞者無不灑然心服公行義文學其
大者如此其小者可推而知也公喜賑施不問家有
無有遺妻喪夛喪而赴愬於公者皆非素交也各捐
數十金以濟之勿論親踈待公擧火者常十數家以
是家儲恒不贍常貸穀於富人殖利者及聞隣友飢
則輙分而與之至秋俱自償不使其人知也親朋有

登上庠者貧無應榜資公賣所乘馬以其價歸之武
人鄭久埊自少出入公門嘗告公苟得金二百錠可
殖利爲生而歸其本公即與之無慳後數十年鄭竟
不償而公亦未嘗問也嘗患鄉中親族不足於食而
力不能遍及乃倣晦庵遺法置社倉上下各出榖委
勤幹人掌其斂散而俾其殖四年而止屋而藏之春
散而秋斂一如糶糴法人蒙其惠不待受之官而能
自給噫此皆公之細行也其天姿恢通而剛毅英果
而沉密足以彌綸世務卓然有所自見而沈欝草野
斂不一試此豈天所以生公之意哉戊午夏上閔旱

行跡決大臣金吾堂上并陳主簿公寃狀又言公誠孝卓異曰以子之賢而榮及其父古亦有之上遂許伸復主簿公官秩仍教曰其之孝行聞甚嘉尚豈可無奬褒之道命贈公司憲府持平嗚呼公泉下之目於是乎可以瞑矣公諱泰猷字伯亨南陽人高麗太師殷悅之後也至本朝穆陵時有諱聖民策光國平難兩勳官吏曹判書大提學封益城君諡文貞世稱拙翁先生拙翁有孫諱命耉平安道觀察使丙子之亂殉節金化之栢田贈領議政諡忠烈寔爲公高祖曾祖諱重普官右議政襲封益興君祖諱得箕尚寧

陵茅一女淑安公主封益平尉考諱致祥司僕寺主
簿娶全州李氏禮曹判書正英女再娶黃氏贈持平
璡女三娶趙氏學生某女公李氏出也其卒在乙未
十月初二日得年四十四始葬公所居梨湖負艮之
原甲辰十一月遷窆于砥平花谷先塋壬坐之原娶
知敦寧府事贈左賛成李公徵夏女擧四男二女男
長益宗別提次益大次益三叅奉益謙有俊才未冠
而夭女長適士人金時莞次適叅奉趙明箕公於德
壽爲從妹壻自少情愛甚洽壯則相磨切以道藝盖
不忍蹔時違也及公沒便有絶絃之痛今二十五年

矣而猶一日也自屛居大灘東望公舊居梨浦爲莽蒼之地益懷公高風而居然九泉難作矣益三以公墓文見屬吾而不爲誰當爲者乃叙其槩而繼爲銘曰

窈爾花谷有封若堂晴虹晝起爛其揚光鬱鬱奇意地不能藏可埋者䰧不化其精返乎芒芴一氣澄清不爲星辰定作靈明欸彼濁世沸若蜩螗爾榮幾時公名彌芳嗚吁嘻噫誰其若此曷云能忘

兵曹佐郎吳君墓誌銘

吳君大觀字敬叔生而明悟九歲讀孟子至小弁之怨親親曰古人之言一出於真情故親親之怨不害

於仁後世巧僞日勝或有托親親之怨而售其狠戾之心者使孟子而生於今之世唯當以無不是底父母立教長者問孟子書何篇爲好對曰其盡心乎同學者曰盡心章句短不及他篇答曰唯其精義入神所以最純他篇雖枝葉芃茂而觀理者宜尋利貞之歸根十歲學論語至富而可求閱諸家註說若有不慊者父問之則曰孔子之意以爲設使富貴如道義之可求雖賤役固有所不避若悖於義無寧從吾所好云爾今註說以可不可歸之命而不歸之義恐非夫子本旨十一歲遂淹通四書二經嘗曰世之喜新

巧者讀經多穿鑿誠不足取惟以折枝爲搔癢者最
得其義折枝之爲搔癢見於荀子然此等句解皆非
義理所關纖夫饒舌其不爲陶元亮諸葛孔明所笑
者幾希其齠年所見已能如此十七貫大小解三場
自是每赴庠製及解圍輒冠中聲名殷殷動京外嘗
遇宿搆於場屋輒推以與老學子曰愍公累不利吾
可以改搆父與客坐銀臺隸致例分筆客從而求之
父命取而進故不限其數以觀其所爲即擲而與畱
者無幾傍人多笑之父獨喜曰他日麥舟之義此其
兆也嘗告父曰是非易辨也名節易樹也惟天理私

慾之際精微難察苟其私而非公雖其所為驚天動
地亦不足取也覽十七代史每至忠臣孝子志士仁
人之跡必反覆流涕不能已其發於天性者然也壬
子擢庭試壯元時年二十二矣榜聲到家人驚喜君
獨無幾微色初除成均館典籍移禮曹佐郎又移兵
曺者再出為慶尚都事皆以病辭遆沉淹床席者踰
年嘗語傍人吾未讀班史若為我試讀霍光傳聽已
遂自誦不錯一字有寄詩者闔眼連呼三四十篇如
誦舊所為者既已歎曰使我不病而致湛深之思寧
如是而已哉疾既革知其父彷徨户外輙作氣而坐

每告以有間將絶先握王父手又執父手請見母夫人異日者母夫人偕其婦来見必留連久之是日促還見其婦遲回即揮手者再良久語傍人席仄宜正舉扶而正之甫已而逝甲寅七月九日也得年二十四以其八月二十五日葬于坡州泉峴甲坐之原歛用綿紬土産用遺志也君早有志於天人性命之學局於年而不克有所成然其於理源多深造自得之妙而不肯著之書曰文章藝也雖率意爲之可耳論學而一有杜撰自欺欺人孰大焉又曰學者先須心公心不公則所爲學不過爲餙非禦人之資而已又

曰道學無他盡人倫止至善擇焉而止明之而盡然
後方可以是名歸之不擇不明傲然唯是名先據不
幾於洪水猛獸乎此其平日言論之大致也幼喜莊
馬及長專心經典爲文操紙筆頃刻累千言其詩文
多散逸不收所得若干篇藏於家吳氏爲福川人始
祖高麗侍中文憲公大陞至我朝吏曹參判諱百齡
與伯氏晩翠公并著清名承之者竹南公諱竣官禮
曹判書兩館提學其曾孫諱尚純官敦寧都正君之
祖也父禮曹參判弘文提學光運母貞夫人安東權
氏參奉諲女大提學愈之孫娶平康蔡氏正言膺萬

女不育始条判以君墓文見屬歲三周而不能成非不能成良有甚焉耳余於昔年亦有斯戚其臨沒景色一如君同每閱君狀淚簌簌下竟不忍再讀嗚呼爲父之情奚論其才不才哉条判屢見督乃掇狀中語強爲之文而係以銘曰

姿之夙慧惟得於天識之甚透學實使然志長千古病纏二豎奇璧告毁嘉苗閟秀父母之悲諒由鍾情行路之涕又孰使零毒哉造物奚斯之忍窮民作銘并以自慰

學生沈公墓誌銘

公諱璟字正甫其先青松人蓋自青城伯德符以後
冠冕赫舄相望全州府尹贈吏曹判書諱榥吏曹叅
議贈吏曹判書號保拙齋諱壽亮爲公大父父公少
從保拙公於安邊府能不染紛華或誘以聲妓輙正
色拒之丙寅公年十七遭王母喪終日不脫衰左右
保拙公哭泣饋奠不違節外兄二人育於家視如同
氣凡飮食什物必先彼後我或彼專而我不與不惟
不介諸懷若固當然者或逢其怒逡巡避不與較二
兄感悅後公沒制服如同氣嘗歎曰吾閱世久乃知
沈务之賢過於人遠矣己巳 坤宮遜于私第公遂廢

擧唯以書籍自娛至壬申保拙公沒於東江旅舍弟瑋甫勝冠珙在弱公獨盡誠於附身附棺俾勿有悔旣殯而病就革口中語皆窆葬事也竟以五月二十六日告終得年二十三九月葬于楊根先塋酉坐之原公爲人傾頎操守確而直事親敬長之性非矯推而至於遠近親舊接之皆有誠意恤其貧而救其喪雖傾廩解衣亦不惜交朋友有信時士論橫潰曹伍馳逐獨斂跡內治發言吐論不激不乖識者重其有守保拙公素簡嚴罕與人言而獨於公屢有所諮文藝夙就兼工八法其味東坡詩如古人之昌歜羊棗

不忍暫時卸也妣楊州趙氏全南道觀察使龜錫女
配豊壤趙氏右議政相愚女三男長命哲縣監次命
達判官次命弼早夭曰鎔曰鑌曰吳彥佐妻餘幼命
哲出也曰任希祖妻餘二幼命達出也命弼無育鑌
承之噫以公之才之行生不得有所施沒無以著見
于後斯為至恨縣監之托為是故也文未成而縣監
沒則判官繼之鎔也又屢見督曰日月逝矣恐無以
慰先子於地下鎔吾壻也乃為銘曰
沈華胄肇麗季世累仁公身至承名又稱佳子處榮
觀操也確創之巨孝則竭工沘與善波撤宜遠騁乃

樸絶楊之原宅面陽仁人哀顧勿傷

龜川李先生墓誌銘

東方在羅濟之初世同鴻荒人之生或由氣化有李謁平者生於慶州石穴中沙梁部推為大人後事羅祖為開國元臣自是子孫世為慶州人名德相承史不絶書至我穆陵朝文忠公恒福官領議政鰲城府院君以勳勞直節尤著名於世至今雖荛僮汲婢皆能知之有子諱井男禮賓寺正贈吏曹叅判子諱時術吏曹叅判娶豊山洪氏叅判霙女寔生三子先生其中也諱世弼字君輔生而有異質温粹如離壙之

璧弱齡遭洪夫人喪執禮能無違服闋治擧業屢發
解輒屈會闈庭對旣占高等又見批斥衆咸惜其然
辛亥叅判公寢疾先生累夜不解衣不就寢至血指
以羞時伯兄正郞公已先逝仲孝友堂又先一日死
先生煢然唯一身哀號隕絶若不可全然自歛殯泊
引葬必誠必愼勿使有悔旣免喪遂癈擧業甲寅黨
人以己亥服制之爲朞也歸罪於宋尤齋時烈謂之
貶薄孝廟將用極律館學生畏禍無敢辨先生初不
識尤齋慨然爲多士唱疏白其寃大意謂己亥服制
之爲朞國制然也引國制而定行大臣爲也時烈惡

得專其議不過曰許穆所引禮經之說而條論其不可信而已該書之議今可考先王之教令猶在而乃敢以降服庶子期斷爲罪案有若大妃服朞只憑時烈之議者此豈意慮所及疏旣入上震怒特命遠配大臣有爲言者猶再易配所配湖南之靈光先生昏命闕下屢日不省家恬然就道居五年不窺戶外唯新官到任必預候官門呼名則趍應甚恭此舊例也而前後未嘗施新爲守者故行之意在侵困先王無幾微見色邑之妓以色藝名曰人来謁至夜故不去先生斥送之作詩見志一時傳誦焉處謫旣久生理

益艱南中士子通文聚財穀以歸之謝不受閫帥有
遺綿布者亦辭一日閱退陶集有所感發遂手抄其
書牘題曰小朱書又取小學心經及四子書遍讀而
究其義日必晨起正衣冠危坐未嘗有跛倚倦怠之
容先生求道之志蓋始於此云戊午蒙放翌年用薦
除昌陵叅奉不就又除童蒙教官又用薦陞六品拜
刑曹佐郞嫌遞俄出監龍安縣値歲大侵憊心撫摩
袵席而乳哺之民以免死急學校之政甚於賙飢擇
子弟之秀者教以大小學朔而試其講四隣聞風輿
起方伯褒聞其治行移振威縣令陞朔寧郡守其治

皆如龍安已巳時事大變自解去居振威鄉庄疏糲
不繼晏如也日誦大學中庸專用力於窮格若將忘
世者甲戌更化家拜金堤郡守俄以諸大臣薦直拜
司僕寺正適拜掌樂院正太廟樂章錯亂失序先生
欲疏論不果彙梨園故事一編以備後考丙子見抄
書筵官陳疏懇辭上優批不許連除翊衛司翊贊濟
用監正楊州牧使利川延安府使或就或不就己卯
除司憲府掌令冬拜尚州牧使嶺之鉅州也牒煩獘
殷先生濯痍煦寒綜理徵密猾吏斂手不威而慴申
靈川潛舊莅是府每面置書堂俾學子有所藏修既

久而癈先生擇置訓長專其教誨察其勤慢而賞罰之間又親往課其業而申以孝悌之道時經戊寅癘疫士民遭親喪者以忌諱多不即成服先生文以曉之曰禮曰喪祭之禮所以明父子之恩喪祭之禮廢則父子之恩薄是以三年之喪達乎上下送死之節皆有制限賢不敢過不肖不敢不及夫服以飾情中外相應今使數月不成服數月之衣服將與平時無異半年不成服半年之衣服亦將與常人無別其可忍諸其誤為追成服者一依朱子答曾無疑書計成服日數除服其間遇忌日別設祭告以退行二祥之

意期大功則計日除服緦小功則送葬過虞始除於是謬俗一變旁近士民皆来取法焉辛巳以掌令召還爲掌令者前後凡九皆不就癸未出爲三陟府使州在窮海之濵俗椎樸文教不行先生捐財刱書堂手定學規二十一條擇民俊秀者親講授未幾皆彬彬可觀乙酉以執義召還其冬上將傳位儲君以便調病先生疏陳治心治病之道曰節損其嗜欲而氣血充完不役於耳目而心志虚閑日往月来神功默運陽剛既勝陰沴自消真元内壯外邪退聽何必釋天位捨大寶就閑省務然後方爲治疾之良方又曰

昔周公之告成王以嚴恭寅畏不敢荒寧為殷先哲
王暨周文王享國永年之效如使憂勤足以召疾兢
業足以損性則殷周之君何以享耆耋之壽周公之
聖亦何以勸勉於其君誠能物各付物雖庶務煩委
而自可以靜而制動雖六氣不調而亦當主心而施
工奈何釋此不為而任情直斷無所起難上答以陳
戒切至可不留心丙戌擢拜長湍府使移忠清道觀
察使辭遞拜工曹參議同副承旨辛卯以長銜列侍
從推恩陞嘉善階拜漢城府右尹工刑曹參判丁酉
七月上有獨對相臣之擧朝野驚遑先生以為義不

可以不言家人交諫迭阻先生不爲動曰吾年八十
死復何憾禍福在天吾知盡吾分而已乃呈疏其畧
曰殿下於引接相臣之際責備東宮至有大段未安
之教道路流聞莫不驚惑夫王世子仁孝之德遠邇
所聞設令庭闈侍御之間或有一二未當於聖心者
唯當諄諄教誡孟子有言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
故人樂有賢父兄如中也棄不中才也棄不才其相
去不能以寸此言父子之間貴在教育而成就之也
其於不中不才猶如此况於我東宮至德純行爲一
國所愛戴者乎雖在家人父子尚宜若是况於祖宗

神靈之所眷佑廟社臣民之所托重予每覽李泌告
德宗之言未嘗不掩卷流涕悲儲皇之怵迫感賢相
之忠告夫父子天性也雖曰一時喜怒之發未及恕
察而終能平心夷氣審思徐究則內而慈愛之天藹
然自形外而禍亂之慮怵然經心夫是之故雖以德
宗之下等人不一日而回悟父子俱全君臣並休況
以殿下之高出百王其於處此也豈不綽有餘裕哉
其終又曰傳曰三綱絕則國未有不亡者壼位之光
復實為千古盛節而追念己巳之事臣民之餘恫在
心伏況臨御以來名臣碩輔之不得保全者又非一

二人及今春秋晼晩疾痾淹延之日獨幸一人元良付托得所萬姓之仰戴在是神人之祈嚮在是倘於此而萬有一分復有蹉跌則其於三綱何如也天下後世謂殿下亦復何如也老臣愚戇昏耄過慮及此罪固當死上賜優批以答時聞先生之疏者莫不吐舌以爲必有大何及批下人心大定又莫不頌聖德之容受而有一言官反以三綱之說請加責罰識者皆以爲不祥先生年雖耆艾而神明不爽坐則肩背竦直無罷倦之色戊戌十二月五日偶示憊旣夜氣益微侍者以藥進則曰無以爲也六日遂啓手足春秋

七十七臨絶連稱小學者再而語不可了是夜有白氣起於寢室晃明如火光遠近皆驚己亥二月權窆於振威縣北未向之原先生安祥莊重藹然春之和而慄然秋之肅也其用力之專且久在於曾傳家之婦孺僕隷由其聞之慣也亦能誦之熟如鄭康成家婢其有疑晦必反覆之得而後已如正心章傳文兼軆用立說者先儒之所未發自先生發之晩年着功又在禮學凡經曲吉凶之義皆究其所以制作之理自儀禮戴記汔于宋明我東諸儒之所論撰潛心玩索參互考證乃至通宵不寐對案忘食其勤苦若此

人有質以疑禮必泝源沿流竭其兩端而告之使聞
之者洞然若開牖而見其與受用而無所疑嘗以已
亥邦禮爲彼此聚訟遍考註䟽析其同異又以斬衰
練後經帶布葛之變即齊斬之大分而備要圖式皆
著以用布爲失禮意講定立論人多遵用盖先生爲
學以精思實踐爲務凡理有可窮者精粗本末從頭
理會一思不得再思再思不得三思以至十思百思
不撤不措然又未嘗不優而柔之厭而飫之不忘不
助絶無急迫拘束之意旣其熟也則眼前路逕昭晰
呈露隨處迎刃無復疑碍先生之於道體其求之艱

而得之沛然有如此者嘗曰吾於窮格嘗用血戰工
夫古人所謂有箇覺處者信非虛言又曰學貴自得
不能自得而只靠古人説終非己有欲自得須用血
戰工夫又曰學在乎心誠而志篤志不篤則其學也
慢心不誠則其善也僞然初學亦難一朝而責其誠
與篤惟時時策勵無忘其所事而接續其工夫則積
之旣久自有所得又曰禮學固不可不勉而其視性
理之學則實有緩急先後之序學者先讀小學心經
近思錄諸書培其根本闢其門路然後遍及四書五
經程朱書如有餘力始及於禮學可也又曰禮學最

艱於折衷苟不能然即一有司職耳安在其為學也平生行身唯主於恕論人是非必設以身處而曲加寬容憂患橫逆之自外至者又皆以理自遣無戚嗟怨尤之言責己也厚而責人也薄聞人喜為刻覈之說輙為之愀然不樂病世之儒者標置太高聲譽太過恂恂自將雖文字辭令之間一毫涉於浮夸避之不啻三舍不為矯激詭異之行以驚俗不作矜持嚴恪之容以衒世唯孜孜內自克治物我之私未嘗蓄于胷中忿懥之氣未嘗設於色辭謙恭退讓之德粹於面貌詳知懇欵之誠著於言語充養既積表裡融

徹起居語默徐泰詳緩外不見圭角而動不踰規矩
嘗謂天機自覺日深嗜欲自覺日淺此皆發於動止
辭氣人所得以共見者也篤於孝友事生追遠之節
多人所難及而乃先生所以篤於人倫者初不待勉
強仲嫠寡而貧有女當昏先生適賣家歸其金而成
季嫠季嫂皆年老窮居其護養出於至誠分甘絶少
息意曲至季嫂德壽姑也每語德壽吾老閱人多未
見如吾仲者語已而泣以至嫁娶庶孽之子若女周
恤鄉族之貧無依者恒若不及閨門之内肅如朝廷
居處服用苟完而已寒不裘衣不帛雖子孫婦女識

先生意不敢以華服見也晬辰悲慕有加雖數味飣
餖亦不許進凡於世間一切玩好泊然無所喜少喜
聚書畫忽念衰志之戒即舉以畀諸人中歲以前諸
子未及祿養妻孥有時飢餒而未嘗對人言貧亦不
以一介求於人常以世祿之家義同休戚其論當世
事指陳利病節目詳備要可行於今而不悖於古尤
以破朋黨爲先務曰在今苟究其原不過爭名利而
已棄其細過偕之大道忘彼此公爵祿此爲一分救
正之道每以此勉諸公且以詔於家庭至於士林之
爭雖涇渭甚明而絕不論說曰此在學者元非身心

之切切在國家必爲亂亡之根柢無寧置而不論也
與人論辨未嘗厲氣忿爭雖年少後進必和其色遜
其辭務盡人之言其有一知半解之可取必奬詡不
置嘗曰富貴驕人其失淺學問驕人其害深始叅判
公尹灣以邑民犯越爲清人責問事將不惻許積自
請充使事乃得解先生甚德之及積罪死人無顧者
先生親往治喪不恤人之譏其眷屬之在忠州者捐
庄穀連歲周恤人以爲難有論辨經說荅問起禮二
十餘卷書疏雜著若于卷藏于家夫人潘南朴氏禮
曹叅判諱世模女仁儉勤恭外内德合凡紡績鼎俎

之事身自任之不以寒暑而弛不以篤老而癈享祀
務誠潔物之品數必擧以告子孫曰得無不合於禮
乎自奉甚薄子女或進華美之服輒不怡曰布裙菜
羹是吾五十年本分也惡用是爲每見人家招殃而
致灾鮮不由於不安分吾爲是懼若書其識之後先
生五年而卒壽八十二先生沒後二十二年己未我聖
上將追復溫陵名先生孫宗城詢以先生平日議論
於是議政公劄進先生所著王朝禮批旨隆摯命下
太史藏之秘閣以爲來世義理又特命致祭先生屢
贈官議政府領議政賜謚文敬夫人從封貞敬夫人

有四男三女男長台佐以左議政致仕次鼎佐府使
次衡佐右尹次景佐早夭女長適朴恒漢次適權燮
次適元命龜牧使台佐娶監司洪得禹女生二男二
女男長宗城叅判次宗垣正郎爲景佐後女適縣監
尹瀌啓次適申濩鼎佐初娶掌令柳𨒺女再娶朴信
阜女生四男三女男長宗周早夭次宗喆叅奉次宗
廸修撰次宗燁女長適郡守權垔重次洪啓成次宋
廷璟衡佐初娶府使尹趾慶女再娶沈壽益女生三
男一女男長宗白大司成次宗德進士次宗翼進士
女適金尚進朴恒漢二男一女男長民秀郡守次文

秀判書女適李𪅴運元命龜三男一女男長景夏校理次景游次景輿女適叅奉趙載浩內外曾玄緫若干人德壽以通家子慕德有年令右尹以議政公遺意托以誌幽之文義不敢辭謹擧其槩如此嗚呼此豈足以盡先生也哉銘曰

世儒爲學中楞褷衙於惟先生精思實踐小朱有編爰初啓鍵沒身鑽硏乃惟叅傳餘力究心三禮是善胡徵不窮奚幽不闡人鬼有關費我血戰天機旣全嗜慾覺淺風徹皐響有熡絨冕畢固吾分敢居其顯施政七邑黨齡謳抃昔也貿貿絃誦之變桐湖晩箒

晴波如練峀雲舒卷庭草葱蒨奠曰吾耄厥修靡倦
國有異言小大肉顫商鴻遅儀頸血孰濺尺疏叩閽
旁觀汗喘俄以批宣休哉環轉后明臣貞於今始見
胡天不憖遘夢楹奠素輦亘空邃邇同泫撰德有辭
以列幽竁

司憲府持平鄭君墓誌銘

吾年近七十平生親友後先零落乃無一人存者身
世兀然未始不反顧自悲而抑感衰死生之理未嘗
不如此故無足恠者獨恨後我二十五年而生如鄭
君質夫者亦復先我而死使我益自悲餘生則殆吾

命之窮而天之祝余也歟悲夫君諱光殷初諱道殷質夫字也白而秀眉唇若點丹樂善好學出於天性平居恂恂似不能言者而至論古今人物當世得失纚纚若河之注于壑而九之轉于坂也爲文典雅有古作者法嘗從余質疑余不能有以益質夫而資質夫以自益者爲不少嗚呼今其可復得耶君博通經史少工賦策操紙立就辭采爛然丁酉蔡解司馬兩場及會圍占終場癸卯擢庭試選隸槐院屢入堂后記注纖敏人皆稱之除平陵察訪不赴乙巳一遶人得志大不恱於科名至削一榜丁未乃復戊申除侍

講院說書踈陳東宮典學之方優批荅曰職在春坊
如是陳戒深用嘉之可不留意焉己酉拜兵書佐郎
選知製教移司諫院正言啓言惠廳地部錢內入者
至於八千四百貫之多殊非惜費節用之道又論宮
差出外邑作弊不貲上并賜嘉納除司書移司憲府
持平旣遆連除正言論內需寺推刷官作拏西邑上
頗示未安意旣罷旋除論兵判金在魯師律不嚴論
錢貨加鑄爲便請荒年舊逋停捧請湖西立節人旌
褒俱蒙允瀛館所以待文學生世豈復有出君右者
而時論旣以科名嫉君君又言議侃侃不肯隨人高

下以是世滋不悅於君再叅錄而再漏都堂嘗入侍
文臣殿講進止雍容甚可觀上目屬久之翌日以末
擬除京畿都事考文檢田精而不疎壬子遭外艱哀
毁踰制見者已憂其不得全踰年母夫人遘癘而危
君遑遑涕泣每夜沐浴坐庭中禱於神明既又斷指
進血病少甦旋硎復截他指出血以灌昏絶者數次
復自強曰吾死誰當歛吾母仍復進粥飮凡附於身
者皆自檢視必誠必愼既成服遂擧聲長號而絶癸
丑七月之二日也得年三十六九月葬于高陽泉靑
里先塋坐庚之原遂臣嘗以君孝行陳白上嘉歎久

之曰鄭某之死可謂孝矣特命有司旌其閭君溫陽人北窓先生礦之後也有諱之復無子取從弟叢桂堂之升子時爲嗣棄官隱錦城自號寒碧堂有子諱麟卿官承旨號蒼谷東溟斗卿弟也生諱純陽生諱壽渊官佐郎以君原從功贈吏曹參議娶驪興閔氏縣監宗魯女是爲君之考若妣君娶慶州金氏學生愼慶女生二男一女男長昌聖娶李夏一女次及女幼尹持憲敬周君之內兄也與君年近而志同每語及君輒悲余曰賢夫之賢宜有表顯後死之責其不在此君其狀之哉且銘也俄已尹君果以狀來乃爲

甘旨之養被服之節無一不可於親意者推以至於
姊妹娣姒待之皆有恩意吾本生考同樞公晩有庶
出一女而母死淑人養育辛勤以至長而嫁吾之敬
之也以此而宗黨之竊嘆以爲賢者亦以此平居必
早起整儀凈掃室內外女僕各執其事就位無敢笑
語讙呶謹男女之別非問謁居先婢使在傍雖私親
之親者不見也自余結髮爲夫婦今皓首矣其敬宜
若衰也而其見余也未嘗見其惰容雖病甚見余必
強起焉吾之敬之也以此而宗黨之竊嘆以爲賢者
亦以此述甫之言旣如是而文哉又言淑人生時月

必歸省吾母必閱視其衣服薄者加絮汚者洗濯綻
者補綴俾適其寒煖寢處見吾從事功令文而貪不
能裹粮負笈每資之使勤業曰不致力於人事而妄
希天數非士子之道也爾其努力若其資粮吾其繼
也既決科則凡涉世行己之方又為之諄諄訓飭而
類皆非婦人所能料者蓋其孝友之行不以既嫁而
衰淑人之考曰司導寺僉正諱志益祖曰户曹正郎
贈吏曹叅議諱叙績曾祖曰司憲府掌令贈吏曹叅
判諱遇丁母鄭氏通德郎諱純陽女判書公諱基夏
諡貞僖同樞公諱基漢述甫名思胤令官坡州牧使

文哉名敬周令官司憲府持平淑人無子有繼後子養和尚幼銘曰

考德多有胡福不偕新峴欝欝釰沉壁埋述甫之悲文哉述之撫文哉狀銘者灘叟嗚呼行著乎夫子昆弟之言而葵也瑩于舅

西堂先生集墓誌銘卷之四目錄

崔祥甫墓誌銘

連山縣監李公墓誌銘

西堂先生集墓誌銘卷之四

外王考贈左贊成沈府君外王妣贈貞敬夫人韓山李氏合葬墓誌

府君諱若漢字南紀姓沈氏青城伯諱德符之後自安孝公諱溫恭肅公諱澮忠惠公諱連源赫世隆顯至青陽君諱義謙生縣監諱惓承伯父郡守諱仁謙後是爲府君曾祖祖諱先世弘文館應教贈吏曹叅判考諱檍僉知中樞府事贈左贊成妣昌原黃氏進士有詹女以天啓癸亥生公於嶺南之豊基縣幼勤於學伊吾之聲每與曉鷄偕絶弱冠游京師以博識

通嚚見推儕友間庚寅十月三日病卒于家享年二十八府君爲人坦易無邊幅樂人之善而亦不能容人之惡尤疾要名偽行者少與一士人友旣而見志趨不端遂絶之人以是服其明喜施與聞人窮餓其賙之也甚於家濟之恤路遇丐者與之歸聯其寢而分以食家人以爲苦乃府君終無厭勸意族無親疎其愛惟均憂其病而救其喪恩意至款款也或笑其過於厚而亦不顧盖府君嗜善好義所行多卓絶而今距其沒九十年矣一家長老皆無存者遺跡翳如獨三陟公嘗錄其舊所聞止於如此夫人韓山李氏

禮曹判書諱基祚女年十五歸府君舅姑甚愛重之始夫人在家而以孝聞值父母晬必有酒肉既潔且精歲以爲常及嫁而事舅僉知公亦然又必具服衣而必兩焉獻其一而藏其一亦歲以爲常府君之喪成服日所着至虞卒哭猶不改人扶六時哭氣微如縷將不得全母申夫人揮泣勸諭始灌以稀粥久則繼以蒸飯耳目始有所聞覩然終身之疾蓋祟於此子議政公少放宕踰度夫人常加箠撻而不能改乃召語之曰吾即一未亡人目前只有汝與汝妹所以不即從汝父於地下者徒以汝二人在耳汝今如此

吾何以生為仍泣涕漣如議政公惕然承教遂折節讀書能於夫人在世日擢茅即跪謝夫人曰兒於今日始有以藉手吾母也夫人亦為之感涕不已子女婚嫁畢夫人乃曰婦佳壻賢吾責塞矣今而後庶可下報而無憾矣終於壬子十一月三十日夫人頴睿絕倫通經史識義理女紅之外如天文雜數多所曉解子侄受學者多而撫視甚均俱有所成就愛人樂施甞有童女飢卧路側殆將死矣夫人聞之惻然哺以糜而縶其身而繼以飯健而後遣去其女後為邑宰側室饋送不絕辛亥歲大飢沿門化飯者蔽於路

夫人每日炊數斗飯置大門外隨其至而施之全活
甚衆昔歲丁未吾先妣臨沒手錄夫人遺事數条囑
女孫善藏令輙据以爲誌而若府君其没在庚寅而
先妣甫二歲宲有不能追記焉則文之簡於府君而
稍詳於夫人者以此府君有一男一女男濡弘文館
應教贈領議政女適衆判贈吏曹判書李徵明議政
娶大提學樂靜趙公錫胤女生三男二女男長齊賢
三陟府使次壽賢議政府領議政次景賢進士早夭
女適金象衍李喜春判書二男一女男長德壽吏曹
判書兩館大提學次德海進士壯元早夭女適正郎

沈鳳儀三陟二男一女男鈺進士鏷皆早夭女適縣
監權瑢議政五男四女男長鏑侍講院贊善次鑵弘
文館校理次鑰泰陵叅奉次鉍次鈒女適府使鄭錫
耆士人洪鎮輔鄭養淳李德流進士無育以鏷爲嗣
丁未累贈府君議政府左贊成夫人貞敬夫人府君
之墓在坡州牛浪谷乾坐之原夫人附焉先妣嘗詔
不肖曰吾母酷愛文學凡於教訓兒少勤勞不憚恒
言吾子孫中苟有能文學者吾之愛重寧有窮已哉
今三陟屢占觧元以文有聲而汝亦得文名恨不使
吾母見之乃今不肖復以不腆之辭識府君與夫人

之藏追念先妣當日之言不自覺血涕之縱橫也後之人其尚無毁傷于斯丘也

工曹正郎沈公墓誌銘

公諱鳳儀字聖韶青松之沈皆祖青城伯德符族大以蕃至長陵朝有諱諿禮曹判書公之高祖也曽祖諱東龜弘文館應教贈大司憲祖諱攸弘文館副提學考諱漢章潛德不仕出後伯父諱潡妣龍仁李氏僉正舜岳女公幼端秀長則恬潔雅飭讀書不甚多而文才絶人尤長於詩律併儷見者咸服其妙然屢蹭於塲屋至庚寅始擢司馬戊戌除永昭殿叅奉還

義盈庫奉事以嬚㨤司饔院奉事旋遭内艱甲辰差
山陵都監監造官旣竣事陞宗簿寺主簿移義禁府
都事工書佐郎出監井邑縣戊申復爲義禁府都事
不就連除内贍寺主簿司憲府監察亦不就庚戌又
爲義禁府都事曰事罷癸丑除活人署别提遷工書
佐郎陞正郎其所歷止此而已戊午正月十九日告
終于正寢享年七十三葬于廣州某山某坐之原公
居家貧甚或至幷日而食而澹然不以嬰心非赴衙
視事日必杜門却掃不喜詡詡馳逐以故世亦無深
知公者公之配德壽㛲也考京畿觀察使諱徵明有

一男一女男道希初娶郡守具萬喜女生一男二女再娶掌令閔致龍女女適士人趙德裕夫以公之賢而文終不能闡一第以窮老其身而子與壻又早死不克食公之餘慶此何理也哉嗚呼其可悲也已其可悲也已銘曰

通不必才達不必賢從古如斯非獨公然升而遠者莫知所至其降宅玆尚哀勿毀

漢城府左尹金公墓誌銘

公之先安東人安東之金自忠烈公方慶始大麗史載之備矣至我世宗朝有諱大來薦學力行以孝聞

時爲未出閤諸王子妙簡師傅集賢諸學士交口薦
特除教官仍命馳馹將母以便奉養成公三問朴公
彭年贈以詩若序以榮之五傳而有諱應海丙子提
孤軍搤正方力戰殊而蘓忠勇著于時人謂不愧爲
忠武公第歷三道統制使御營大將摠戎使晩致仕
歸田以功名終生諱克練早沒贈户曹叅判娶青松
沈氏佐郎統女是寔生公公諱世翊字聖佑生而母
夫人沒九歲而叅判公又沒育其王父英雋踔厲王
父奇愛之常期以遠大癸卯以善射補羽林甲辰薦
授南行宣傳官丙午擢武科赴防秋閔相國鼎重按

北藩辟置幕府甚器重焉入為宣傳官兼籌司郎遷
都摠府都事出監旌義縣忤上官意罷歸民多攀轅
涕泣復為籌司郎兼管賑廳分糴甚平都民頌焉陞
都摠府經歷兼司僕寺內乘出為桼谷府使未滿月
陞南原營將以歲歉仍前任癸丑陞全州營將未幾
首擬本道兵使自是時望漸隆実入為御營別將拜
穩城府使未及赴坐前任桼谷時事配定州踰年而
宥復為御營別將出為吉州牧使己未拜慶尚左水
使陞左兵使壬戌進秩嘉善拜平安兵使士無罷伍
壁無鈍械戎政克脩塞垣以寧遞拜都摠府副摠管

特旨拜漢城府左尹武臣之未陟戎壇者未嘗有是
除於是除也而知上之注意公也深乙丑出爲三道
統制使陛辭日上引見命擧顔先奨西閫政績繼勑
海防措置眷諭甚渥公感激思效且謂是職也寔先
王父所莅斤斤奉公毫無所私物情大洽用休于前
人屬時無虞飊風不警疆埸之司率多晏安自逸公
獨日引將吏簡其武藝亦自鞬韋志毅竟夕忘倦曰
平時武臣位高多不操弓脘有緩急誰當臨陣發一
矢者營有洗兵館始公王父仍其制括而大之及公
来已四紀矣不脩且圯公旣政通財節府有餘積遂

僇功重新噲然改觀病遆入爲訓鍊中軍俄除捕盜
大將歲飢多窃發公原情多傳生議曰此良民也飢
寒於迫罹此大菑豈其情哉或窮餓甚者賜之食兼
經筵特進官丁卯除訓鍊都正同知中樞府事俱以
病遆就浴伊川之湯泉朝廷就除其府使俾便治療
居一年曰事罷入爲御營中軍除京畿水使遭臺嘖
遆甲戌復授直前謾也乙亥以摠戎使召還公素有
水土病不良於行步至是漸篤不任朝謁而長子重
徽病夫妻同日死公哀傷之病以益篤以戊寅五月
二十三日告終于寓邸享年五十七祠部賻祭如禮

八月權厝于鐵原東先塋側庚辰十月八日還窆于陶洞里坐子之原距先塋十里而近公長七尺餘美鬚眉平居言笑不苟其接人坦然未嘗設畦畛然內之所守者貞固事有利害得失幾微不露初若不置黑白至其所當爲卽斷然行之無所撓屈方公在西閫適有北咨非常訛言大行而胡騎數百忽馳至沿江設幕邏者飛傳報公衆爲之恇駭公不爲動徐曰彼無釁奚動不過爲獵胡之聚者耳俄果自解去在賊書有當路宰胥而大亡其財執比屋人告以偷公置不問反訊其女奴卽首服奴嘗竊其貨故授一物

於隣家指為贓時又有都城緣堞散穀之異當軸者囑公詗察公執不可曰譏察元非正道况此特閭巷蚩氓祈神徼福之為奚用過慮後獲其人詰之果然公四典州郡五莅帥府皆世所稱脂膏地而律己斬斬不使家計長尺寸耽羅多駿乘而自旋義歸不私一蹏毳及按西營羡餘山積庶旁乘間為公言曰後子孫計公正色呵之曰吾藉先蔭致位至此潔身奉公尚恐無以報國家甯尚不知吾心耶凡所施措務循成規不喜更張曰與其擾民而弊生豈若仍舊而脩擧御下以誠不屑呴濡而人樂為用將校或有相

許者公如不聞也者人或問其故則笑曰吾旣任人
以事不可令人間之且爲人幕屬者初非讀書人安
可以細過苛責乎事伯氏甚敬奉諸姊甚謹分甘絶
少至老不衰一姊先逝撫諸孤均腹出至婚嫁俾不
愆時其在外內職疏族之窮而歸者如歸其家公接
之終無倦色其所要求非大害於義輒曲爲之從曰
夫人也烏得無私彼自謂無私而薄於所宜厚者非
人情也其師於外有旅而歿者雖生平所不識必爲
之歸賵而反櫬親知有喪竭力濟其殯葬重施而不
自德急困而好義有如是焉而及公捐館則乃無餘

財自歛塴以往皆藉親舊之助於是乎公之操守人
知其不可及也流輩之視炎涼爲趣舍者心鄙之尤
慎樞機雖盃酒間未嘗評論時事臧否人物始忠武
公嘗有五條遺戒其一言指目之家勿出入其識慮
至爲深遠公亦嘗手書清白傳家盡忠報國八字以
貽子孫曰吾家世受國恩無以自效若等宜各禔躬
殉國毋墜先訓嗚呼若公其可謂能繼先志者矣夫
人竹山安氏僉知中樞府事緝之女婦道甚脩先公
九年丙沒壽堇四十五葬祔公墓有二男四女男長
重徽官府使次重一官判官女長適都事沈沨次適

士人尹宏次適僉知中樞府事申輶次適士人成九齡府使娶左尹崔敬中女生一女適承旨任守幹後娶統制使李尚㕕女生一男二女男瀗登武科歷左尹御將女適李壽龜武科經歷次適士人韓宗夏判官娶主簿李延挺女生一男四女男浣武科都事女長適趙東鼎武科內禁將次適士人柳鎭泰次適士人成埜次幼曾玄及外孫曾多不盡記御將子柱岳累然衰服踵門而謁銘余獲習於御將非一日也自其逝每爲國痛惜今柱岳之請猶其請也其忍辭諸爲之銘曰

忠武有𡦢𡦢又有孫兩祖之遺鍾于一身投筆從戎
亦踵先緒西塞南徼厥績大著迺佐京尹迺摠戎旅
事有糾紛人多惟撓不色不動洞見其要為彼不清
玉雪其操屢空奚恤苟義斯餟約己濟人有来穰穰
仁均存沒以埋以養八字揭訓允矣臣典雲徂水逝
士女同泫孝孫丏銘惟德之顯

學生郭公墓誌銘

公諱鎮漢字伯寧郭氏世為清州人自新羅侍中祥
以後冠冕相承至我朝有諱樞文科贅成贈謚文良
九傳而諱之欽號芝浦官執義贈吏曹叅議諱昌徵

都正贈大司憲諱萬績號春睡堂官獻納公之曾大父大父父三世也妣丹陽禹氏正郎昌夏女公生而眉目朗徹氣質剛貞出遊得時果異味輒袖歸遺父母不自食也母患胷腹痛晝夜扶護或至却食流涕父母所愛雖僕隸之賤未嘗加詬詈見同隊兒敖宕不遵父母命者反復曉戒俾以父母心為心長老咸奇之始受學終日對卷聲出金石稍長志在顯揚刻意愽士業晝而夜而寒而暑而忘寢與食不怠不輟詞賦騈儷經義大策操毫臨楮纚纚不窮屢捷庠製解額而輒不利於會圍斯命也歟甲申三月五日疾

不起得年堇三十四公剛方英達甚發於辭氣者梃
然有不可奪者內而行脩於家庭外則才藝之贍敏
能屈一世場屋之士以是其死也士友咸惜之久猶
不能忘也配晉州姜氏通德郎晉相女柔和潔清見
者謂之寒氷溫玉通女史甚得婦道先公三歲而沒
有一女適士人李昌和繼配完山李氏學生振王女
無育再以公弟鎮基子為嗣輒皆童而夭後乃以再
從鎮邦子春躋為後娶丹陽禹氏進士夏重女又無
子而夭於是予公之嗣斬矣姜孺人始葬長湍沙野
谷酉向之原至是以公柩合窆而占其右焉鎮基以

公沒三十餘年而其藏無識懼其寢遠而寖微也具
狀托銘謹序其略且為之銘曰
冝遂而閼冝翔而鎩彼趯趯者腸厚腦滿奚所不如
畀命之短豈天好惡恒與人反逆溯書銘納于幽竅
昌之期哉俾谷為岸

弘文館副提學崔公墓誌銘并序

公諱昌大字孝伯號昆侖完山人其世系備載於國
乘家譜考諱錫鼎十登相府謚文貞配享肅宗廟庭
妣貞敬夫人慶州李氏左議政慶億女公廿而發解
司馬試為金公昌協所奇王父靜脩公以科名太早

不許赴覆試丁卯中進士一等並中生員已巳牛栗
兩先生将輟享公與同志士疏爭不得沈公齊賢以
疏頭被編管而公亦見罰及坤宮遜位公婦翁呉公
以諫死公悼時事罰雖觧而不赴擧甲戌改紀始赴
別試賦策兩中而輙居第一第二殿試擢丙科薦授
檢閱兼侍講院說書選玉堂南床録連拜說書疏論
東宮典學之要首及講筵頃稟之失請令師傅以下
諸臣取頃稟雜例除其甚不得已者外悉行刪削継
論成允德在親正士親正士在通情志以頻入侍簡
禮貌爲通情志之要引文宗待成三問故事反復陳

說陞副修撰承命按廉湖南還拜兵曹佐郎移修撰
承暉殿災公請對論後宮封爵之頻曰已成雖不可
收還至如第宅田庄之營占宜姑寢又言消弭之本
惟在奮發振作立大志以為修治之本陞校理間兼
實錄春秋東學教授嘗曰晝講言古云有志者事竟
成有志而撓奪則又何望措諸事為必志事相配而
行然後無因循之患既有其志則必有其事既有其
事則其綱條脉理自有可樂者如光武之我自樂此
唐宗之夜分不寢惟其志立而事脩能於治體政道
見其綱條脉理之可樂自忘其疲勞耳上語及通變

之難公又言通變非必盡毀古法如賓廳引見時毋論事大小隨宜建白唯以革弊救民爲志則窮民之蘓息豈可勝道又言工匠盡師在差備者多近又聞水銀數斤取入大內人多謂鍍金所用先正臣李珥以黃䗶事累啓力爭故相臣趙翼以盡師招入陳劄極諫當時國勢豈至如今日而兩臣猶費力苦爭況今危亡有形而猶不免於玩物喪志寧不慨然上嘉納拜吏曹佐郎兼司書以文貞公居相位不欲處要地力辭不就兼漢學西學教授山陵都監都廳又拜獻納兼文學京畿都事壬午除修撰兼校書館校理

欲痛陳時事草成數萬言文貞公方居謫緩豪放謂
言事非時力止之不果上除吏曹正郎金寶改造都
監都廳陞副應教兼弼善連拜輔德應教應旨陳剳
以一實爲綱八條爲目移掌樂正兼輔德又除司諫
舍人薦拜廣州府君擇男女不婚嫁者助以財俾不
愆時在官四朔而遞民頌其清簡立碑追思由户書
叅議復出爲楊州牧使監司申鎈㝠啓語慢巳狀罷
在官亦四朔有遺愛拜大司成文諭諸生勉以斲雕
反朴兼承文院副提調遞拜工曹叅議移副提學遭
内艱甲午服闋復除工曹叅議求出爲高陽郡守數

月而遆乙未拜兵曹叅知叅議冬遭文貞公憂戊戌
除判决事移大司成特旨擢拜開城留守即陳書辨
先誣仍告病力辭時東宮代理令旨隆重以卧治爲
教猶不肯赴旣遆収新資公素有痰病至是益劇庚
子四月二十二日告終于社稷洞寓舍得年五十二
六月葬于清州太栗里文貞公兆次公清癯秀朗在
衆人中如鷄羣之鶴及其抵掌談笑風采聳動傍人
事文貞公不止於婉愉而已能随事盡職其經綸之
業著於事爲者公皆詳度便否傍贊爲多毋夫人久
病公探究醫書湯丸灸焫停進有法凡於侍奉之節

其誠力所至有非人所勉強而及者教子以器識先文藝經史之外每告以我東名賢事蹟及其赴試作進場七則以畀之有曰凡人性質之厚薄德器之輕重宇量之弘狹利慾之淺深皆當於塲屋忽擾時驗取餘皆此意也於子婦雖甚愛禮節則不取世俗省簡之習鷄鳴問寢至期年不許止曰教子嬰孩教婦初來如此然後可傳吾家內行也一時士友慕與之交及其接公風儀聽公言論莫不心醉退而自失故雖當時位望重者其於官職去就言議大致必欲得公一言而決至於詩文述作亦咨以利病公言一出

視為權衡與尹公趾仁李公光佐交最厚常言幼麟
尚輔與吾合其長可為成人而做國事盖以忠誠節
操可當任屬推尹公精神才慮長於彌綸許李公而
若其折是非之衷酌賢能之才明於體要切於肯綮
則公自處焉世以為知言公既早通華顯文學才猷
傾服一世世道之責不斷歸而自歸則公之言論風
旨播於搢紳行於廟朝者多矣在丙戌歲少黨之持
論稍峻者以林溥事欲深治老黨尹公時為大諫公
移書論之曰嘗謂士流之持論宜主寬平傳曰君子
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老黨之於此義不啻弁髦

此正有識之所以深非而國家之與受其敗爲少黨者務反前車之覆轍然後始可以當經訓君子之目而合於古所謂彼以暴吾以仁彼以譎吾以忠之義苟不能是其於君子小人之目吾不知果奚處焉而又將與平素深非力斥之人同歸於一致卒無毫毛長短敗國家壞世道之罪亦曰惟均正所謂以暴易暴以燕伐燕又曰爭者惡德也勇銳者雖若直快而不善者常多退遜者雖若恸懦而善者常多何者所謂勇銳者非勇於爲義乃勇於爭名爭利爭得失之場故也故愚嘗曰凡於黨論爭鬨之事進一步加一

層者言論雖有可取其人必有病痛退一步減一層
者如非庸懦龍斷之人則必其有深慮遠識也盖自
近世以来持論者非積狃於聞見之偏必甚滯於喜
怒之私公家之遭横逆愈出愈險而乃公之意正直
平恕無一毫忿懥仁人君子之用心固有若此者而
識者所以服公為難及者亦以此也公多病恬於進
取卜築郊坰決意休退嘗言與我百里之地十年為
治可以躋一境於淳素之域篤好文章手不釋卷所
著有日知錄及詩文二十卷論者謂公文骨理明邑
辭氣精錬華藻外被韵折傍叶若其風雅一致理事

兼該尤非近世詞翰家所能及云余於昔年嘗聞金農巖昌協之言以爲詩難於妙悟而近世惟崔其能悟妙理及其弟三淵昌翕則又言崔其文如洪有人哀辭歐陽生哀辭後始見者具眼之奬許如此公娶海州吳氏忠貞公斗寅女無嗣取從兄昌濵子守身爲子官縣令娶豐壤趙氏參判遠命女有二男長弘簡生員壯元次弘貞昔余始見公於桃谷時公甫冠而余則猶童也其後各緣事故不能源源相從而其所期乃在歲寒公遽未老而沒余獨久生備見世運之艱棘每閱公書爲之三復嗟惋今据弘簡所爲狀

序次公事行如此系之銘曰

著述比興異源殊派偏勝獨得罕有兼者公才絕世
乃能兩有大聲鍧鍧折楊癈奏花輒穩躡屢陳讜言
名利在前衆閧嚬嚬簸糠眯目妄蹈坎穽公心如鑑
不隨不競其書反復鑿鑿中病東郊晚箏山竦水秀
印組奚榮吾擠汝取九苞瑞世暫甭匪久斯丘甚樂
父祖是從刋銘紀德昭示無窮

貞夫人姜氏墓誌銘

貞夫人姜氏德壽妻也以癸亥三月二十八日告終
于銅湖之寓舍既斂而成服矣長女崔氏婦泣曰吾

母有孝友之行高潔之志絶人之才族親鄉黨之言咸如是其豈使泯沒無傳願大人文以詔稚蘋余曰微若言吾豈不用吾情女退而錄遺事數紙復進而泣曰庶其有一二可採斯不溢矣余曰汝母之賢吾自知之奚待若言乃序之曰姜籍晋州通德郎諱晋相夫人父也鍾城府使諱碩昌夫人大父也侍講院輔德諱輿載夫人曽大父也母青松沈氏坡州牧使諱樗其考也夫人幼育于外家牧使公偶見碓舍蓋茅不齊自拔佩刀剪之夫人在傍曰古之聖王雖居第尚不剪茅茨况碓舍奚其剪時夫人甫六歲矣牧

使公大奇之抱以告夫人母沈孺人曰此兒聰悟如此惜不使為男子也年十八而歸李氏端粹明慧動止有度舅判書府君暨姑沈夫人皆愛重之判書府君既沒沈夫人貧不能家夫人勤於裁縫以助朝夕每五六日能成十餘稱而手品工妙人競湊唯恐或後精神絕人不唯衣服飲食前期料度不違尺寸雖造居第多至屢十間手畫為圖乃無一欀一椽之不足亦無一欀一椽之有餘觴材新居即夫人所營造心筭口授梓人驚以為神沈夫人每言吾婦多病恒在枕席然或曰事自力梳洗而出則精彩煥發其可

謂異於人矣享祀唯誠潔之務思其所嗜手自調胹或有故不行則終日不怡吾外王考妣之忌必有助也曰此吾先考之所終身行之者吾其敢替乎父母之喪衣衾棺槨皆已之自出遇忌必精備祭需以助以享一身貧且病憐恤尤篤俾不阽於寒饑其二女貧不能嫁夫人具粧奩擇吉行禮如嫁其女二女皆仰之如母而親里莫不服其義事小姑沈氏婦如事姑軫其乏而月致米肉又手造百歲衣衾以進吾從曾祖兄德普氏有孫光欽年長矣貧不能娶其母泣曰傷哉貧吾兒其終身鰥乎夫人聞而愍焉爲悉力

經紀俾不愆期遠近族隣有所丐求雖日夜相續於
門不示厭倦之色屢經重痾又荐見喪慼漸不能視
物每歎曰吾平生不作欺心事宜不得罪於鬼神而
既喪獨子又癈其明殆命也歟子山培文科早死贈
副修撰有子舜欽昌欽夫人課學甚勤每擧古人嘉
言善行以告之俾有所興起女三人其二先死其葵
在楊根水回里丙坐之原其生爲六十六寒暑夫人
性剛烈不以煦煦爲仁見人有不正之行麾之使不
近門墻御婢使嚴而有恩雖嘗受罪者終身無怨言
涉獵史傳尤熟於晋紀及皇明事跡每上下論說纚

纚可聽德壽與之辨不能及也德壽原任吏曹判書兩館大提學判書府君諱徵明全義人銘曰
儀之昌德之光孝由天祭用誠恩九族義逾彰氣維粹性乃剛稽前史閱興亡有子賢年不長悲如何結中膓教二孫義之方奄其逝銅湖傍楊之谷水環罔

右爲崔左則姜㕡中位余其𦵏

成均進士金公墓誌銘

公安東金氏諱聖沆字子真自忠烈公方慶以來名德相承若前朝之按廉使士廉本朝之禮曹叅判澍尤其著者也曾祖諱憙文科長興府使祖諱泰基歷

官兩司春坊早沒考諱鐘有文不茅仕止郡守妣全州崔氏侍講院文學贈都承旨諱後胤女公幼端重讀書有疑必反覆問難通而後已及長事父母孝且敬與兄弟篤友愛爲擧業文辭娟妙若蓍之數而霞之舒也抽其精要不雜以冗句剩語己卯登司馬益勵志勉學以期立揚而屢擧竟不利豈非其命歟戊戌遘疾彌留以七月十八日告終得年四十五其十月葬于楊州石門峴負艮之原公深於識慮郡守公治邑苟在傍矣必出意見多所規助平居穆然自持寡笑與言亦未嘗輕用喜怒至有所爲則條理精密

能簡而不煩不喜交遊唯閉門深居吟覽書籍以自
娛或言士欲行世不可無朋公曰彼不吾求而求之
自我蘄以見知吾所耻也嘗夢黃犬咬頸血流而殞
每言戊戌之歲吾其逝乎及病神氣安閑如常日未
嘗以戚嗟之意見於色辭其不以死生動其心如此
配青松沈氏通德郎漢章女擧三男長穉進士次穙
文學次稑穉娶進士呂必輝女有一男二女女長適
李海祚餘并幼穙先娶士人趙命元女有一男得熹
繼娶奉事安處仁女有一男一女并幼稑娶府使李
益炯女有三男并幼德壽少而識公每愛其端粹靜

謚大與俗流異今公沒且二十六年矣其孤穉屢以
公墓文爲請俛仰今昔爲之感泐遂就公兄上舍公
所爲狀剟取其畧以爲序而系之銘曰
公之文足以取一第如折枝公之才足以躋高位展
厥施昔每恨其遲今遽與世辭鬱鬱石門陂歛此光
氣奇得吾銘者誰其必惻然悲仁人固善推尚勿毀
傷斯

翊衛司侍直李公墓誌銘

吾友李子深沒且三十五年矣每於静處之時一念
乍及則英爽之氣森然在目前若可以接笑語而既

悟其死已久矣則又未嘗不潸焉出涕今其胤厓尹
来徵墓文於是而不用吾情惡乎用吾情哉公長不
及中人而端妙凝重童而如成人受書從祖孝簡公
正英善曉文義又能善誦其聲琅然孝簡公每擊節
曰聽汝誦書聲如服清心丸不煩勸課而藝業日就
旣又就學於明谷崔相公才俊之士遊其門者甚衆
而相公獨推公為苐一嘗作浴沂賦徐相公宗泰甚
奇之謂有文章才及長益肆力為文本之經傳而叅
以唐宋諸大家圓亮雅潔衆體俱備詩又清婉有致
間出新意儕友咸推重以為雖少時作亦足刊行考

觀察公家法甚嚴公早服庭訓其在親側夔夔齊栗聲不敢高步不敢肆侍觀察公於藩府朝夕問候之外唯閉户讀書絕不干外事己卯被選泮試旣入會圍有謗國子長出榜不公者公謂榜有人言自處不宜苟不呈卷徑出其秋中司馬一等甲申觀察公卒于湖西任所公哀隕昏絕然於殯殮諸節不敢不盡心三年之內雖盛暑不脫衰絰庭有觀察公舊植躑躅旣枯而復生公見而感焉泫然涕被面丙戌赴菊製居魁賀客滿座俄聞不賜第皆錯愕散去公初無甚喜色後又無幾微自沮除翊衛司洗馬陞侍直已

毋患疽痡留以七月十三日告終得年三十四方公
病革也諸豸泣婦人啼公了無悼懼色神思安靜如
常日此余所目見者而崔副學昌大尤以是賢公知
其有所養也十月葬于大興八峯山下壬坐之原公
諱真源自號盤谷定宗大王苐十子厚生封德泉君
沒而謚積德公六傳而爲户曹判書贈領議政謚孝
敏公諱景稷是爲公曾祖祖諱後英贈吏曹叅判考
諱德成忠清道觀察使贈吏曹叅判妣南陽洪氏禮
賔寺正諱錫龜女配高靈申氏通德郎濤女莊淑慈
仁宗黨歸其德既老矣事洪夫人愈謹晝夜不離側

終其身無私室撫諸侄如腹出諸侄亦不知其非母
也巫覡祈禳之事未嘗發於口嫗媪之屬不許入內
庭及其沒也緦免之族皆哭失聲曰是母旣亡親黨
敦厚之風於何復見其恒日睦族恤窮可知也後公
三十四年以壬戌五月十九日沒壽六十九祔于公
墓無子取季觀察使真洙子匡尹爲後進士娶持平
權䌖女生一男三女嗚呼余嘗銘觀察公矣又嘗銘
公之二弟矣今又銘公焉余之心其悲不悲也銘曰
論公藝業綽尸文柄胡閼其芽若有物梗語公才識
優于從政奚屈人下莖沾一命天歟人歟厥咎孰秉

銘以昭德其傳尚永

李文甫墓誌銘

李文甫諱景奎吾少時友也有逸才書過眼輙成誦論古今得失人物臧否有觸而發則沛然若决江河仰而日月星辰之眺晌躔度俯而山川道里之迂直遠近以至道器理數之妙無不默識旁通惟其不叩不鳴故人無知之者又明於事之利害指陳剖析瞭如目見親戚長老有起事必諮文甫以决少者則言語動作視文甫爲法承旨公甞監陰竹縣曰事羆其從父南原公萬吉取記簿閱之曰是非旬月間可了

見文甫自縣来恠而問焉曰不考正記簿而徑歸奚
對曰朝辦而夕發矣取而見之破贏補缺條緒煩酕
而參伍以驗鑒鑿中窾乃歎曰吾老於吏事自謂能
提綱挈領乃今不如若也顧吾不能之於久而汝乃
能之於暫才不才之遠若是哉使汝今日而典度支
可優爲也族父相以繼别之宗無子而沒諸宗擇宗
人賢者以文甫繼其後文甫守墓旣終喪癸未正月
十二日得病不起壽止三十一葬于水原汾陰坤坐
之原文甫之先咸平人莊襄公諱從生大顯先廟朝
三傳而有諱允實府使贈領議政生監察諱璘右尹

諱瓘承監察後者文川郡守咸豊君贈左贊成諱應
星丞右尹後者兵曹佐郎諱弘元寔爲公生繼高祖
考諱樟縣監贈左丞旨妣贈淑夫人慶州李氏宣教
郎晟女所後妣恭人光州金氏諱某之女祖諱亨吉
平澤縣監曾祖諱洛咸豊君長子也公凡三娶金氏
鄭氏趙氏皆無子以伯氏持平公子壽龜爲後武科
經歷娶安東金氏府使重徽之女生子昌運明運同
榜武科同拜宣傳官余幼從先君子久居砥平之釜
淵及年十一而至京始與文甫定交文甫與余同生
於癸丑七月而其日差先於余遊同方學同業嘗一

日不相見則其心悵然不樂也文甫自在兒時於義
所當爲勇往不顧爲同類唱至綴文命意排布又多
出文甫同研者皆斂手唯其言之從嗚呼追計當時
倏倏六十餘年余老無能位躋上卿而文甫則久已
爲秋栢之實矣每思舊遊未嘗不太息今公之從子
壽鳳以其考持平公遺意求爲公墓銘余耄矣筆研
非其任而獨於文甫義不可以不銘銘曰
同隊之遊一龍一豬豬乘風雲騰彼太虛龍蟠厥鱗
困于泥渠豬每慚龍子非我儔有塞有通寔命不猶
龍今逝矣豬悲何如銘昭龍德列于幽墟

崔祥甫墓誌銘

君海州崔氏名粹麟字祥甫文憲公冲之後也考諱裕興祖諱尚健曾祖諱翼瑞敬陵叅奉妣咸從魚氏尚衣院僉正史周女本生父諱普興進士祖諱尚復司導寺僉正曾祖諱奎瑞領議政贈謚忠貞公與叅奉公同出於司導寺正諱碩英君生而肥膚玉雪唇紅齒白英爽之氣勃勃眉目間長者悳其弱也不課以學君挾書從人受句讀終日伊吾不輟嘗一日癈業其心焦然不自得十歲歸所後家奉魚孺人及叔母李氏孝敬備至由其有深愛故在前輒偃伏為赤

子嬉或見其有不悅色則下氣柔聲蹜踖若無所容此皆古之孝子所以事親者而君能行之是亦古人而已矣享祀尤致其誠前期排設躬自灑掃及其將事升降折旋必以度哭泣哀慕觀者感動性喜禮一言一動必循規矩嘗就學於趙安齋震彬慨然以聖賢自期安齋深加歎異林上舍明遠嘗從安齋座見君而奇之約婚有年及林死而君已長成家間大小皆欲違而他求君不可曰婚姻人倫之重生約而死背不祥堅持不許其叔母曰過時而娶娶而不賢當若之何君曰吾之所執惟義而已女之賢不肖時之

早晩皆非所當論也及娶敬之如賓曰不如是不足以正家趙陝川鳳命内子君之姑母也甞語君吾忝所生無肖似先兄者而惟手指頗相類君卽跪而捧手泫然久之壬戌夏君仲弟遘癘而沒君號慟隕絕若不可支俄聞魚孺人病重遑遑將奔救而君之疾已作矣屢問又母與叔母安否言不及他竟以七月五日不起得年二十三士友咸悼君無年又感君之孝競以藥物及飮食供魚孺人而鄭君景淳則抵書於余俾述君行誼以傳於世嗚呼孰謂今世友道之薄耶君之慕叔母李李之愛君皆甚於所生李吾女

也勸余亟從鄭君言曰日月逝矣世故不可知失今不圖或成後悔君曾祖叅奉公余婦翁也自叅奉公以後連四世短折余備見之矣爲之俛仰嗟悼乃畧記君事行如此復爲銘曰

吾嘗評君詞賦與雜著如重巒疊嶂雲蒸而霞翳幽眇夐邃絶無近世爛孰腐陳之語使君而不死吾不知其所届今於紀君之事獨未嘗一言及之者以君行實之美文不足以揜之也嗚呼有才有行而無年無兒造物者胡其忍於斯

連山縣監李公墓誌銘

余有同庚友曰李君景奎字文甫自幼同被而寢并案而食其遊如兄弟不幸早世余遂有絶絃之痛文甫有兄曰景翼字國輔余以文甫故事之如兄今又逝矣余之心其悲不悲也其銘之也敢不視吾兄公之行孝爲大先叙孝大其行也公之考承旨公病風痺坐未久思卧卧未久思坐右矣而旋欲左左矣而旋欲右手足拘攣須人導引否則牽痛舌縮而語不可了如是者前後九年公扶以坐扶以卧扶以左扶以右抑搔按摩順其心之所安不設席不就寢不解衣日進七八時粥飮擁而運匙如其自啜乃無一滴

在地置小筒衣袴間以受便溺而能不傾不瀉承旨
公欲運手公則為指欲開口公則為舌先意承奉如
影隨形嘗曰事外出使族人替未數日而其人病不
勝勞也而承旨公不能安公返而後乃安人問公孱
甚胡能耐又胡能久而不怠公曰習使然耳家甚貧
妻南氏日入廚手調甘辛暇則治紡績雪夜伏熱未
嘗下機札札之聲與曉鍾相應二日而能斷一疋既
以資朝晡之供又能備日月之製手自縫袵不借人
助於是內外親黨皆喈曰有是子有是婦為難有如
此誠孝為尤難有如此精力為尤難庚寅冬母夫人

告終翌年而承吉公繼逝公吐血數升柴綴凜凜然
守制甚嚴不食菜果不釋衰絰哭泣之哀感動鄰里
李相光佐嘗至朴沃川聖漢家聞而流涕曰其聲甚
悲使人不能忍涙朴公曰君聞之暫也而猶如此如
我涙爲之長流襲生自疾自是里中人皆稱李孝子
而不名呼也公之先咸平人高麗神武衛大將軍彦
其遠祖也我光陵朝有諱從生討平李施愛又討建
州虜皆有功官漢城左尹封咸城君謚莊襄事載名
臣錄四傳而有諱瓘歷翰苑至右尹贈左贊成生兵
曹佐郎諱弘元與兄大司諫效元俱有盛名生忠義

衛淳無子取從祖弟府使贈判書濩茅三子後吉為
子是為公大父父諱樟縣監贈承旨聰明博學士友
咸推重娶慶州李氏宣教郎諱晟女以己亥十二月
生公于豊德蔘達村自幼無他好惟勤於讀書丙子
登司馬庚子除明陵叅奉轉典設別檢移禁府都事
擢繕工監役陞禁府經歷出監連山縣縣有逋租數
千石一歲中四易倅為弊益甚公歎曰吾豈忍陷人
於重辟遂不報營門而捐月俸以償償未盡而因事
遆歸未幾逋租事發橫被徒配禁錮之律而安然受
罪終不自言壬戌十月病沒于第遺令儉葬葬于汾

陰承旨公兆下乾生之原公外慈仁而內剛介端詳雅潔寡言與笑不事交遊不喜狎誆燕居恂恂若不能勝其衣而臨事不撓不沮有責育難奪之操閨門之內齗齗如朝庭與南氏同老六十年相敬如賓如筆研服餙飲啖皆随遇而安一介之微未嘗有求於人茅屋數椽不蔽風雨而處之怡然不以為病也南氏籍宜寧監察斗壽女生二男一女長男壽龜武科經歷出為文甫後次壽鳳文科正字女適梁業壽龜有二子昌運明運同榜武科同拜宣傳官壽鳳有三子一女男長来運餘并幼公嘗於病中索茶壽鳳色焦

遑呼僮聲頗急公語之曰吾久侍先子疾心與聲俱低未嘗敢露憂悴色所以安親志也今見汝聲色吾心甚不喜而其戒之又壽鳳兒時每見公夜起彷徨不能寢怔而問其故公曰吾九年侍先子疾夜不敢就睡因以性熟每值夜黑忽若身在親側更不能寐數年以来稍能有就睡時豈吾思親之誠衰耶曰哽咽久之嗚呼若公其可謂篤於孝者矣公之他善雖多而俱可畧也銘曰

孝為行本世莫不言言而不循由私其身嗟惟李公至誠自天不有其躬心父母心余目熒熒不形而瞻

余耳愔愔無聲而聞悾悾一念惟在于親旣失而遠
遑遑其墓淚漬裏裳黯其欲腐是曰有子感彼行路
汾陰之原有封若堂曷不起敬孝子攸藏

東娘壙誌

東娘名性月姓權氏父嘉善大夫得實母水城官婢
也娘年十五隸教坊貌不甚都而瘦眸湛湛澄徹耳
白於面其師教之謳與伽倻琴強習之而以其不喜
也不能工罕言笑在衆中終日默然見人華衣佩未
甞有羨慕之意其所爲有善有不善俱直說不隱有
問必率情而對不外飾人皆笑其憨歲癸卯西莊居

士出寧水城察而異之使執巾櫛踰年而居士遊歸娘送至清潤無涕泣容及歸家引被蒙面而卧七日不起其母懼其斃也且諭且怒始稍進食飲然意忽忽不欲生其父僥於財用百金贖妓籍娘乃辭母而西從居士於漢師於松都於濱陽於銅湖自庫庚匙鑰衣服膳羞無不以管以治鉅細不遺小心執事晋城夫人憐其醇慤其撫恤均於諸女居士屢入銓地娘未嘗聽人干托或有饋遺者怒却之曰豈可以此汚我其諸母在京者曰凡爲人姬妾惟賂是取豈知其他若豈三歲孩犹曾不解此娘曰人性有萬不齊

兒寧餓死不能爲此也居士寢食少損於常娘必憂形於色見神色稍不怡輙曰豈有所苦抑意中有不能平者歟未寒而進衣未飢而進食如是者數十年如一日嘗告居士曰兒不幸無子生死無所求於世獨有區區微懇願得一片土於大爺壽藏之側埋此殘骸庶魂魄有所依也適李師靖和言壽藏右不十餘步窪然有穴右遠以玉帶砂棄之爲可惜居士遂以語娘且詔舜孫使待娘死而葬焉娘生於戊子死於某年某月某日得年幾居士預爲之銘俾他日燔埋銘曰

汝於平日每祈死而曰必吾在大爺之前然惟年之少也雖欲先又烏得以先計汝二十年愁恨當如枯蟬之殼存而心死惟此一杯之土所以埋汝骨而成汝志苟魂魄之有依又何先後早晚之異